



行水金鑑

百卅一  
百卅五

ル 5  
1174  
18



門 九 6  
1174  
卷 15



行水金鑑

卷第百三十一

中憲大夫分巡淮揚等處地方兼理漕務海防河道鹽法屯田事務滿漢提刑按察使司副使加正級傅澤洪錄

運河水

天啓七年十一月壬辰愍帝已即位矣中書舍人李不伐疏  
故兵部尚書李化龍開泇之功言其議開泇也廟廊  
之議紛如臣叔化龍一力擔當于上郎中梅守相以  
勤劬拮据于下決百年未定之議于一旦以二十萬  
之估省三四百萬之金錢以二百六十里之安流代  
二百六十里之險道不半年而錫圭告成所謂計便  
一時永賴百世者也至今未蒙錄叙懇乞皇上敕下

行水金鑑卷第百三十一

所司核實覆奏庶勞臣之功不至湮沒從之 十二  
月乙巳海運糧艘抵南海口以不即起駁致驟風壞  
船二十四隻失米一萬一千餘石戶部請議處各員  
役從之 戊申直隸巡按何可及以漕運事竣疏陳  
四事一催空船一速兌運一查河道一查限單下所  
司崇禎長編

崇禎元年正月癸未戶部題覆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何可及轉運告成疏言河道通塞漕運遲滯所關祖  
宗設有總河專理于上部道府佐諸臣分理于下誠  
重之也但以地遠界分遂爾心力不協致河道淤塞  
緯路殘缺如馬湖之決黃河之溜可為永鑒河臣原

以治河當漕糧盛行之時正河臣盡職之日所宜止  
宿河干使洪夫閘夫溜夫淺夫一一各効其力無敢  
偷安而後金錢得以實用即於漕運可無阻滯報可  
二月丙午叙開泃河功廕故兵部尚書李化龍子  
中書舍人 三月甲申巡倉御史李遵以倉差新復  
疏陳二弊四宜一曰河道宜濬遇有淺阻河官親詣  
河干督同閘官先期挑濬一曰漂沒宜稽在內地不  
許輕給印烙在海運不許輕雜流方可稽查實數從  
之 八月乙巳戶科給事中張承詔言漕運稽遲請  
改巡漕御史為大差待兩運告竣方許報命旨以僨  
運官改差兩年未協祖制今後巡漕御史自九月內

具題即赴通灣到任一面督催回空隨卸隨發一面  
移文各省直州縣趁禾稼初收民力充裕之日將本  
年應解漕糧盡征在倉來春正月以內悉行起兌務  
漸復祖宗朝三月過淮舊制應行未盡事宜漕臣奉  
命之日悉心條奏各司道州縣官有奉行怠玩及該  
管河道官不先行修濬致稽重運者許不時參奏處  
治俟明歲運完果無凍阻紀錄示優永為定例 丙  
辰原任吏部文選司主事沈景初為父南京吏部尚  
書沈應文請卹典應文餘姚人隆慶元年進士由推  
官歷藩臬府尹刑部尚書署工部時通惠河決嚙陵  
梗運委曲協濟河臣得以奏功後起南吏部以疾辭

卒年八十有三 十月甲寅總理河道侍郎李若星  
報過洪漕船六千七百七十一隻運糧除南京截留  
外凡三百四萬六千五百二石二斗零 十一月壬

戌封護漕河神張六五為靈應英濟侯

崇禎長編 卷首取云  
按此封典尤為濫觴

崇禎二年五月丙午禮部左侍郎羅喻議等疏言前  
大學士張居正作相之日其隄防陵運則請開泃河  
開衛河膠河復練河築石土隄修減水各閘壩計八  
百餘里核省工價十四萬 崇禎長編

崇禎三年五月丙午廣西道御史劉士楨上言查運  
河自密雲直達天津實為京東天塹但由津至通二  
百餘里由通至密一百三十餘里中間水勢高下參

差淺深不一遂未能槩限戎馬而我無可恃耳今誠興工浚築于上水挑濬使深築壩以壅其下流使三百餘里河水俱深丈餘人馬即難飛渡或五里或十里或數十里隨勢高卑建閘蓄水每閘內又量地遠近爲分兵之多寡設船以作遊兵船之兩傍各開砲眼增以遮牌船內實以火器撐船軍士俱擇習練火器者充之俾借船爲城因河爲塹用火器以及遠旣可以阻戎馬長驅而糧運無虞戰守有地非特神京永無薄城之憂而密雲通津咸可聯爲臂指仗爲犄角是誠今日急著也或謂此時徵調已空挑濬之役派軍難而騷民亦未易也不知通州以下戶部原有

完運夫各州縣原有淺夫通州以上尚有欽依把總領軍八百駐牛欄山以供挑濬今誠用完運之夫役牛欄之卒加以省直班軍而又移中東二協修工班軍之行糧鹽菜以給之量加犒賞以爲鼓舞軍固不煩調募糧亦不必多增而事可舉矣然責任不專則推卸易課督無法則收效難今密雲有裨將通州有大將天津有額兵額將沿途又有援兵援將若畫地分工責之各裨將使擇諸軍之强者磨勵以待敵弱者荷鍤往來巡督淺夫州縣同心協濟總責成于地方之撫按廉其勤惰而黜陟賞罰行焉數月即可報竣

秋防庶幾有賴矣。章下部議覆。上帝命分任責成。仍嚴限報竣。直隸巡按董羽宸上疏爭之曰。通州上下一河。若帶誠神京左臂第一重扼塞也。臺臣建議欲挑河堆土。因高就深。使東顧有天塹之形。敵騎無衝突之患。臣躊躇終日。有不能必其決成者。謹按京左漕河發源塞外。匯萬山泉源。以入密鎮。又從頑石溜沙。以抵潞河。自密至通州。計二百四十餘里。爲淺五十九。則純沙無土沙之挑。積岸際者。皆浮盈靡漫。日炙風吹。乾如細麩。若游塵揚于空中。復飄水底。旋淤旋空。且時際亢暘。涓滴一溜驟遇霖雨。浩淼無涯。甚而河道改徙。平陸成淵。通流倏涸。向名自在流沙。此

地勢然也。祖制自密而下。戶部完運差轄之由。通而下。工部通惠差疏之止。能因勢利導。未聞有開掘丈許之深。堆土數尺之高者。非謀不出。此勢不能也。今以五六百里之長渠。當千萬糧艘之湧。至河流既不。可堰。雨涸。又不可期。畚鍤諸夫。何處著脚。加以額設完運夫。淺夫。但可併力完淺。不能處處與工部覆謂用力。既倍于平時。工食豈沿于常格。淺夫議增漕鏹。省直班軍胥。令其竭蹶。以從不知漕鏹見在不敷。何術增設。省直班軍。修邊正急。何得撤外障。以事內濠。況今郡邑初復。自各城濠。以及關墻屯堡。延綿數千里。秋防轉眼。撫道拮据。不遑顧安。得置此急務。而皇

皇于旦暮莫效之功哉漕河一帶軍國命脈攸關目前宜嚴責河職極力濬完淺阻必罪勿宥不言高深而高深自在其中其密通挑濬雖奉有分任責成之旨然熟察時勢恐未易按程而責也倘徒勞人力徒費金錢濬之終不成深堆之終不成高異日皇上責諸臣之不用命地方撫按自無所辭而糜去金錢已不可返臣今日安得默默而處此乞敕所司再加酌議直截條奏若以成命難回乞敕臺臣親行踏勘與撫院道部確商可否以取進止

崇禎長編

是年淮安蘇家嘴新溝大壩並決沒山鹽高泰民田

明史稿

崇禎四年八月戊午河道總督朱光祚以江南連月大雨淮黃驟漲高郵寶應江都儀真山陽清河六州縣大水泛溢害及陵寢漕運具疏奏聞并陳疏濬障隄大略帝以修築疏濬事宜俱命朱光祚率屬籌度力行十月辛丑直隸巡按饒京疏奏江南水利以河漕為先而灌田次之漕河之水利以鎮江之丹徒丹陽為先而他邑次之何也長江之水自京口分入鎮江為運河河水歷丹徒九十里達丹陽又九十里達常州之武進由無錫以及蘇州之吳江而通于浙凡浙之運船與松蘇常之運船總由此河溯流而上達京口以出江北河乃運船之孔道也然地形有高

行水金鑑卷一百三十一  
下而水勢亂流有若建瓴易洩易涸南去數百里皆無水源而冬春幾成陸地臣嘗聞丹陽有上下二練湖蓄其水可以濟運河之窮而利漕艘之涉臣於七月杪出巡丹陽即為詢訪親歷其地見其汪洋浩瀚無異于汶上之南旺東平之安山濟寧之馬場沛縣之昭陽等湖是天于無水處生此湖以貯水濟運非等閒也臣考練湖又名練塘仰受長山驪山八十四溪之水匯而為湖即古之曲洑湖也他不具論即以本朝言之洪武三十四年太祖命鎮江知府劉辰重修練湖以丹陽令周復昌董其事始塞上湖三斗門一石碓引水入下湖塞二石碓理廢碓之石先修中

斗門次修下斗門最後上斗門隨湖勢崇卑板為五級以洩水歷一年餘功乃成正統中令耆民築梗植櫛修東埂二斗門成化弘治中復修斗門至嘉靖中丹陽知縣李道學復修治之另開運河引水入漕蓋上練湖在丹徒高下湖數尺而下練湖即仰流焉下練湖在丹陽高運河數尺而運河即承流焉勢亦若建瓴上練湖中埂有石閘三座蓄水以濟下湖之涸下湖亦有石閘三座蓄水以待運河之涸水出丹陽防其下洩又于水之下流離丹陽四十里地名呂城有石閘一座過呂城二十里名奔牛亦有石閘一座以護其外水滿又恐上洩又于水之上流京口有石



行水金鑑卷一百三十一  
閘二座前人之制可謂甚備亦總為此運船計耳迨至萬曆年間漕船移為夏秋之運不苦無水所以每年兩湖棄置空曠之地變為桑田上下之石閘與奔牛呂城京口之石閘俱成虛設矣然而閱其故址固宛然星列也今漕規已復起運在冬每苦無水奈何不復修祖宗舊政而乃勞民費財臨時挑濬將無已時也則臣得倡言曰二湖之水當蓄而既壞之諸閘當理也閘能止水而涵洞為尾閘之洩傍湖之馬林上新等處十三涵洞當議也湖水蓄而臨期不過一啓閉之勞浙直漕船可無遲悞之慮而數萬生民每年無浚掘之苦真天地生成水利古今獨擅勝場修

容可緩乎或謂棄置已久一旦復修未免廣費金錢臣聞浙直有協濟鎮江修河銀鎮江府庫貯在外省國家頻年之冒破勞民一載而可省百姓每歲之咨嗟正所謂一勞永逸暫費永寧者也惟聖明採納焉上謂所奏深於漕務有裨所司確議以聞

崇禎長編

是年夏雨五六尺隄決南北共三百餘丈南門吊橋閘崩城市行舟人多溺死

高郵州志

崇禎五年十一月丙辰直隸巡按趙振業疏奏河道與漕運相表裏漕之遲速以河之安危河有安流斯漕無滯艘則治河正所以理漕也臣於查歷河南河道後即馳至張秋遍閱汶濟一帶南旺河口居南北

行水金鑑卷一百三十一  
之脊一水貫注潺湲如縷每遇春旱涸竭可慮目前  
正當大挑之候速敕挑濬所關甚鉅倘淺處不濬濬  
處不深挖挑僅循故事重運其何以濟至于北河口  
尤汶水北瀉之衝今歲大水沒隄此口必塞始能挽  
汶全力而注之漕此中又有馬踏蜀山諸湖名爲水  
櫃時其盈詘而節宣之斯可借潤特患經過內外官  
員倚勢決壩湖水洩漏則蓄積不厚何以待運臣與  
管河諸臣約嚴禁放決力飭修築倘有犯者即據實  
奏請定奪若夫上源諸泉派分流遠而導之湯湯皆  
濟運洪波國家特設泉部之臣其職誠重邇來歲久  
事湮水利盡歸佔籍泉夫幾爲虛設源之湮矣流過

能遂臣移文泉部等官親行踏勘修復倘諸臣以急  
公爲務濬河身蓄水利疏泉源一一實做北河自不  
患於淺阻而近日最可患者莫如駱馬一湖此湖至  
陳窯口清流安瀾緯挽最便賜名順濟歷歲賴之不  
意今年黃水突決自清墩隄漫黃草湖出駱馬而歸  
宿遷直河故道一望平原陳窯新口細流就淤轉盼  
明春重運踵至溯流而上緯挽安施則所謂力塞決  
口復河故道尤當及時鳩工即投壁沈馬似亦未可  
深惜也乞亟敕總河督臣嚴飭中河分司及管河道  
府早辦物料多發丁夫刻期竣工無誤新運此萬不  
可緩之役毫不可省之費也

崇禎長編

是年決建義北壩總河尚書朱光祚濬駱馬湖避河  
險十三處名順濟河

明史稿

崇禎六年五月壬辰鑄總督河道朱光祚級以漕艘

愆期也

崇禎長編 山東全河備考云光祚字世貞江陵人萬曆己未進士天啓四年任崇禎四年再任

崇禎七年冬十一月漕運總督楊一鵬議濬泇河從

之明紀事本末

崇禎八年秋九月逮總理河道尚書劉榮嗣

明紀事本末

初榮嗣以駱馬湖運道潰淤創挽河之議起宿遷至  
徐州別鑿新河分黃水注其中以通漕運計工二百  
餘里費金錢五十萬而其所鑿邳州上下悉黃河故  
道浚尺許其下皆沙挑掘成河經宿沙落河坎悉平

如此者數四迨引黃水入其中波流迅急沙隨水下  
率淤淺不可以舟及漕舟將至而駱馬湖之潰決適  
平舟人皆不願由新河榮嗣自往督之欲繩以軍法  
有入者輒告淤淺弁卒多怨巡漕御史倪于義劾其  
欺罔誤工南京給事中曹景參復重劾之逮問坐贓  
父子皆瘐死獄中郎中胡璉分工獨多亦坐死其後  
駱馬湖復潰舟行新河無不思榮嗣功者當是時河  
患日棘而帝又重法懲下李若星以修濬不力罷官  
朱光祚以建議蘇省決口逮繫六年之中河臣三易  
給事中王家彥嘗切言之光祚亦竟瘐死而繼榮嗣  
者周鼎修泇利運頗有功在事五年竟坐漕舟阻淺

用故決河防例遣戍煙瘴給事中沈肩培刑部侍郎  
惠世揚總河侍郎張國維各疏請寬之乃獲宥免云

是年榮嗣被劾得重罪侍郎周鼎繼之乃專力於

加河後麥河支河築王母山前後壩勝陽山東隄馬

蹄崖十字河攔水壩挑良城閘抵徐塘口六千餘丈

明史稿 山東全河備考云劉榮嗣字敬仲號半舫曲周人萬曆丙辰進士崇禎六年任周鼎字寔甫宜興人萬曆癸丑進士崇禎八年任

是年東河水淺運復由徐叅議徐標於徐洪上流朔

開月河北與舊運河接連運得無滯明年漕運復由

東河徐運道又廢

徐舊漕河即泗水也泗水經流州界凡二百餘里自沙河至謝溝一百六里為沛縣境自謝溝至雙溝一百二十五里為本州境其他支流入漕在沛境者三曰泡河曰薛河曰雞鳴臺東小河在州境者四曰留城小河曰境山溝曰溜溝河曰烏嘴溝至州城北則受汴水合流歷二洪下接於淮其後汴挾黃河之勢決齒隄岸為漕之患至萬曆三十二年都御史李化龍浚加河口漕漸移而東北以避黃河衝突及三十

八年化龍開東運河告成而徐之運道遂廢 本朝康熙初開鎮口閘自是黃專合汴而交流之所墊為平壤泗自入會通河不復達徐矣 徐州志

崇禎九年夏四月加河重濬成 明紀事本末

是年夏加河復通由宿遷陳溝口合大河周鼎又修

高家堰及新溝樣田營隄增築天妃閘石工去南旺

湖彭口沙礮浚劉呂莊至黃林莊百六十里而是時

黃淮漲溢日甚倒灌涸漕鼎在事五年卒以運阻削

職繼之者侍郎張國維甫蒞任即以涸漕被責 明史稿

崇禎九年八月庚寅天津河道淤阻帝諭姚應艸戴

罪晝夜督濬再違定行拿究并諭督臣回奏 十二

月辛卯總理河道周鼎疏報挑河據司道府州再四

確勘于陵無礙于運有裨州治民生所全甚大冊開

上自茶庵迤西舊欄壩入口起下至顧家莊後出口止共計應挑河長二千一百丈俱口闊十二丈底闊六丈深一丈五尺計土二十八萬三千五百方共銀三萬四千二十兩又截河大壩一百丈合用銀三千六十三兩零工部酌議上從之

崇禎長編

崇禎十年正月戊午叙沔河工周鼎朱大典張任學張宸極等叙賚有差劉遵憲賞銀幣蔡國用鍾烱賞銀

崇禎長編

崇禎十一年四月丁未倉場總督李遇知疏稱淮限已逾河流淤淺帝令嚴飭各糧道嚴押飛挽照限赴幫德州桑園一帶責成管河各官晝夜疏濬毋得徇

悞 壬戌河道總督請旨立榜帝以閘禁甚嚴權要

擅啓洩水周鼎何不立糾殊屬瞻徇榜牌即行修復

五月戊子巡漕楊一俊疏報東溝口一帶漕船淺

阻帝令經管官先行革職戴罪星夜挑濬自贖楊一

俊嚴督各河道躬住河干上緊催僦作速運行 十

一月癸亥工部主事于穎疏言臣管理淮安天妃閘

以江南至儀真一帶河道挑濬自崇禎十年正月起

至本年一二月終止將年例清冊呈送部科備照

崇禎長編

崇禎十二年正月壬戌總理河道周鼎疏言臣身行間河工勢難兼理請專敕管河司道各官畫地分

治無悞急工以濟新運帝以河當大挑不及時興工殊屬延玩即著分地勒限速濬以濟新運三月己未戶科給事中傅鍾秀疏言漕艘往以津途延滯釀弊叢奸但今日河濟用兵其水次觀望中途超起此情理之必然者然則三月過淮四月過洪之限果能一一如期乎若夫萑苻乘間保無沿途疎虞之患則提調防護亦當十倍疇昔伏乞申飭漕河諸臣悉心料理早抵通灣帝是之七月庚申工科右給事中宋之普疏言臣家沂州西泇河東涑河入漕運泇河之處俱在泇口原自通行年久湮淤每致有河身高於平地者是在疏通河身使諸水盡歸于河引之既

以濟漕而屯田民田皆可為沃壤實兩利之道也至沂河之為臣州患者總之在落馬湖下流湮淤但得湖流疏通則沂水之患自淺全漕之利思過半矣帝命河臣酌議以聞九月戊寅戶部李待問疏言海運一議所以濟河漕之不及漕臣朱大典籌度加詳焉然國初備邊每在西北故海上徑行無礙今日之患輒在東方帆檣粟米皆可以啓戎心運道一通海禁彌弛保無有交通為難者臣仰窺聖明建久長之慮當不以全漕之大倚辦海若而早計豫圖以此為不必然之畫亦一策也今漕臣先募大海船數隻自維揚至津門各攜工役詳錄島嶼往來審視以圖經

始蓋途有所必經而後不失于迂事有所必習而后能審其便此乘風破浪之要務實長慮却顧之極思也帝命所司確奏以聞

崇禎長編

崇禎十二年二月太監曹化淳議京城外開河以通漕糧自是年三月十九日起至辛巳六月所開河自廣渠門起至大通橋運糧河北岸挑河長三千八百六十二丈又東直門外關帝廟挑月河長二百七十八丈鬪虎營至關帝廟大石橋挑河長三千一百五十一丈命內監于躍為河工總理而以兵部司官輪督班軍共用班軍二百三萬二千餘工五城兩縣募夫二萬九百餘名兵部侍郎吳甦視工以為勞費無益

且傷地脈抗疏止之

春明夢餘錄

崇禎十三年閏正月辛亥登萊巡撫徐人龍疏言國家歲漕百萬所道會通河一線以達京師而洪開停留則苦搬運黃河衝塞則苦推移甚至臨清德州屢聞烽警亦岌岌可憂矣臣見有議復海運者夫海運危險安可以國脈輕付之不可知之地若膠口以北海倉以南元運舊河儼然在焉臣出巡膠萊自南海口麻灣至海倉北海口共二百七十里或塞或淺計工可開若修而復之既近且安利害較著而說者謂分水嶺馬家濠難于開鑿大姑河小姑河易于壅沙欲自黃埠巔云河口諸所創開一道以接之而臣以

行水金鑑卷一百三十一  
為不必然夫馬家濠兩岸阻石舟不可觸近經削治  
海船大行不煩人力一易也二姑衝沙為害然廢越  
二百年沙僅尺許冬春水涸歲加澇刷二易也分水  
嶺地勢固高然河底泉水可儲河旁支流可引更修  
閘壩蓄洩有備三易也而且沿岸而行萬無一失既  
非黑海之險疏浚一通經久可賴又無黃河之虞居  
恒則兩路兼行遇變則此或有滯彼尚可來無意外  
隔絕之患有裨國計亦可通商係河運非專海運係  
疏導非專開鑿可用海船亦可用河船有益西河非  
欲廢西河也計淮口開洋由安東入麻灣海口行三  
百三十里由海倉至直沽沿海岸行三百五十里較

漕河之運捷速十倍而中間所道新河又且安利疏  
挑之費度不過數十萬此會通河剝淺一歲之所費  
耳倘可議行另疏以請帝謂河漕儘可轉輸安用海  
運若遇變復由膠萊仍與漕無異且疏挑與海船河  
船為用不下數十萬可否著所司詳確酌議以聞  
四月己未工部主事姜天樞以運河膠淺疏濬不時  
糾劾博平縣知縣錢銓署清河縣印同知辛志諤管  
河通判張鶴齡帝命削籍戴罪督挑候工完定奪  
五月己酉巡視漕儲盧世准言以漕艘鱗集膠滯難  
前管河水利道副使葉重華管河同知譚系并濟寧  
州魚臺縣等官泄緩誤漕帝命將葉重華譚系并濟



行水金鑑卷一百三十一  
五  
寧魚臺印官俱先削籍令戴罪作速通浚盧世灌職  
在巡漕著沿河星夜嚴催不得徒請申飭取罪 七  
月壬辰帝諭漕糧關軍國命脉乃今時已入秋津南  
尚無片帆如此違玩國儲何賴總河漕儲及管河分  
司州縣正印把總等官俱先降一級仍各戴罪盡赴  
河干催攢依限早抵京通不得延玩致干重譴 已  
酉帝以自五月至今雨澤未降運河涸淺漕糧阻滯  
命順天府總河等官并各撫按一體潔虔祈禱 八  
月庚戌巡漕御史盧世灌疏報開放馬踏湖櫃口使  
湖水北流以濟漕運未及一夜濟北臨南刻期利涉  
即德津間亦沾灌注糧艘銜尾而進報聞 十月乙

丑河道總督張國維疏言衛河發源輝縣之蘇門山  
搨刀泉合漳沁淇洹諸水北流至臨清會開河以濟  
運為功甚大續因漳河返跳而衛流遂弱先年雖有  
挽漳引沁之議終亦未行致歲歲苦淺與其浚之于  
委又孰若導之于源也今歲大旱臨德河流枯澀臣  
遣東昌府通判張鶴齡前往彼處清理而水即稍漲  
此非明效大驗歟今臣請于輝縣地方南旺事理特  
設泉司一員專董浚導衛河泉源并令細察漳水沁  
水之可復可引丹水關支與滄洹三水之入衛與否  
將一切疏通浚浚事務悉令專致料理以濟糧運凡  
有泉河府廳州縣印河等官皆暫轄其所駐分署察

彼處空間衙舍俱可棲止供應輿皂夫役所費約亦不多此固不難於增置者命河南撫按踏勘酌妥以聞

崇禎長編

卷第三百三十一

行水金鑑

運河水

卷第三百三十二

崇禎十四年正月庚辰總理河道張國維疏言濟寧州運道自棗林閘湖師家莊仲家淺二閘歲患淤淺重艘維艱考之泉志泗河由魯橋入運濟漕棗林閘名為泗河派伏秋水勢洶湧足資利濟而挾沙注河水退沙積利害亦參半焉傍有白馬河涯鄒縣諸泉并蓋去于河之水經堽里與泗合流而出魯橋向因泗水猛悍白馬力弱不敵以致河身半歸淤塞不為漕運者久矣今歲船滯棗林牽挽莫施鄒縣管泉縣丞王訪吾集夫挑濬白馬河口一泓初出而停滯遂

疏今廣為咨訪逐加大量察泗河南出魯橋水道迂  
遠河形漸狹白馬河上源甚窄而泗流扼之以致下  
流遂化溝渠且魯橋一帶地勢高亢展浚不易為力  
近改入師家莊已多濟一閘而流尚涓涓白馬上源  
寬處止與仲家淺閘對不里許且地勢獨窄若導令  
入仲家淺較之魯橋師家莊迂直高下遠近之勢自  
不侔矣易細流為洪流一便也入運直捷減沙滲之  
患二便也濟仲家淺而并濟師家莊棗林閘三便也  
又恐泗河漲發仲家淺之受沙亦與棗林等議於白  
馬與泗河所改水口各豎大椿伏秋之時預築土壩  
過水仍由故道水消則啓壩以納清流周咨輿論僉

謂救涸之著無踰於此臣即備行南旺濟寧等管河  
官就近酌調官夫展濬俟工完再報可也帝令酌議  
以聞 國維又言南旺汶河水分處原係地脊其勢  
最高於此而流分南北也惟藉泰安新泰萊蕪寧陽  
汶上東平平陰肥城八州縣泉源由汶入運故運河  
得通今東平平陰肥城三州縣因沙淤中斷東平猶  
藉其半至平陰肥城全不收涓滴之用矣臣察會河  
自泰橋北至柳溝泉之下原係東平平陰肥城三州  
縣接壤令徧行分派起徐家橋至張家橋計長十五  
里派平陰縣挑起張家橋至王家橋計長二十里派  
肥城縣挑起王家橋至太平橋計長二十五里派東

平州挑業經分責三州縣令泉夫開濬又復行通判  
李松并南旺司臣楊之易督率印泉各官亟行料理  
待正河挑濬事畢即調各州縣泉夫僱工挑濬若此  
河一疏不獨漕渠得灌注之助而民田亦免淹漫之  
患誠一舉兩利所關國計民生者非淺矣上令所司  
速議 甲申總理河道張國維疏言疏運六策一曰  
開東平平陰肥城會河以益汶流二曰復安山湖以  
濟北閘三曰改挑白馬湖出仲家淺以迅河流四曰  
改挑滄浪河從萬年倉出口以利四閘五曰展浚汶  
河陶河上源以濟邳派六曰改道沂河出徐塘口以  
並利邳宿 乙酉總理河道張國維疏言行水之道

疏其上游則可以并濟下流而去其壅勢使然也邳  
宿運道原有沂水一支發源於蒙陰今沂水經沂州  
郟城而南流於駱馬湖以濟運自運道不經駱馬猶  
傍水一小支從嶧頭集入迨長山口決嶧頭水出之  
口遂為黃流倒灌成淤全流俱空趨駱馬矣宿遷於  
薛家口馬胡店兩處引沂入運然但濟宿遷而上不  
能挽流溯邳也以故邳之梁王城英莊貓兒窩馬莊  
等處一經曠乾在在報淺奈何以如許名河竟無裨  
輸將之涓滴耶因遍考河志見有邳河涸不得不賴  
蒙沂之泉之文而察前科臣宋之普條議亦謂駱馬  
下流淤塞全沂之昏墊彌深曷若疏以入運使運收

其利而沂治其害臣因躬詣沂河見其水浩渺不減南旺之汶河而入運者曾未一二再勘嶠頭集出水處濬復不難然界在邳宿之交濬之亦止濟宿而邳毫不得其用也不改從上游不可而為下不因又恐力難而費鉅察徐塘一口其流雖細實從沂水分來而據邳之上流者也於此疏之濬之所謂事半功倍者又盧家口分流下官湖橋尚多淤阻徐塘出水之渠亦覺淺窄併濬深闊則濟全邳之涸并可益宿遷之深而邳與宿三分其流以殺奔趨駱馬之勢不第漕得其利并可減全沂之害洵一舉而數善備焉上命議覆 丙戌總理河道張國維上言水櫃之設收

衆流而兼酌濟其法最善察舊制安山湖周圍共一百里其間可為水櫃者延袤三十八里築以高隄高而田者計地七百頃有奇卑而櫃者四百六十一頃有奇今溝渠三道沙淤其二其一尚通而蓄水處障岸反高出水處關鍵不閉甚失導蓄之宜毋怪其盡為平陸也臣今欲清其界培其隄導其淤塞其決務還四百六十一頃之舊制專委知州河官遴殷實地老司其水利候霖雨沛發收貯湖中運事緩急端有賴焉上令所司議覆 四月戊辰山東登州府生員田士龍疏言海運避險趨易之要謂海運貴在乘時惟是三月以至七月風柔水輒海不揚波及是時自

淮口揚帆不經月而即至天津萬萬無虞若云成山  
始皇橋之險卧龍石之危則有知路之鄉導自能避  
險而之易避危而之安此外臣又有開渠之捷徑焉  
以臣之衛迤正東三十里名曰成山所迤西北五里  
名曰名陽口內有一小海迤南七里名曰養魚池內  
有一小海迤正西為進京大路南北小海相隔一線  
止十二里許此地並無峭山堅石俱是沙岡土阜由  
此而開鑿一渠引兩小海之水合為一處往來運船  
可行永避成山所而興利萬世且開鑿之費不煩發  
帑勞民但留東三府京邊兩班軍丁挑掘不日即可  
告成其圖可驗也倘慮海運為通番臣以為商船必

於淮安撫臣登州撫臣各討給引行票至成山衛先  
設一官挂號驗引兩票相同方許放出海口轉至天  
津則天津撫臣亦必討給引票驗號不差始為真商  
且又有登府額設巡海之兵船兼治沿海墊官瞭望  
更有何路可通番也此皆一一可行之實事惟皇上  
俯賜採納焉 七月乙未帝以時值孟秋過半糧艘  
抵津抵通者杳然國儲何賴其漕河運護及地方各  
官玩愒之罪實所難宥總河張國維已降三級再降  
二級巡漕吳邦臣尤難辭責降五級俱戴罪總漕史  
可法授事方新姑免降其餘經管文武各官應拿問  
應降革應戴罪者限三日內計倉二臣分別擬議具

奏仍飛檄在事各官星夜僭運務期八月內盡數過  
津抵通其黃允恩沈廷揚海運一併責令速輓 戊  
戌戶科給事中張元始疏言今歲漕運稽遲而清口  
淤沙苦不能吐董口築壩苦不能茹又適值黃流倒  
灌遂有首尾並阨茹吐兩窮之患事勢甚難為今之  
計莫若大搜津屬剥船即著海運津弁帶海船戶前  
往臨德間迎漕剥兌優其水脚補其篩揚抵津之日  
即上海船此當責之津撫者也黃允恩海運如淮揚  
二郡半未及額應將去年掣截津糧不拘某幫就便  
借發以速允恩之行如水脚不給船隻不備即係地  
方官誤事此責之漕撫者也章下所司察議以聞

庚子戶部主事邢國璽疏言國家財賦倚辦東南邇  
因漕河淺阻議者欲開膠萊新河以費大工鉅而止  
然膠河之可開與今日之急切宜開臣敢歷歷言之  
蓋膠河自元初時萊人姚演建言新開故又名新河  
其自麻灣口以南直抵淮揚海倉口以北直抵天津  
中間相去僅二百四十六里且兩岸之土如膠一水  
中流若練下無流沙旁無疏土諺云銅幫鐵底河也  
今海口新河口陳村等閘遺跡尚存海倉即元時囤  
糧之所我朝嘉靖年間海道副使王獻復舉行之南  
北引潮舟楫畢達中間未及通者僅三十五里而獻  
以陞遷去任至萬曆年間工部尚書劉應節奉敕往

行水金鑑卷之二十一  
六  
勘已會議分工但以佐費數多致有異議事遂寢格  
彼時運道無虞即報罷可也今内外交訐漕艘梗阻  
而猶謂新河不可開得毋曰物力既絀工費之難乎  
試括戰東三府見役班軍免其幾千里之跋涉令其  
服役於本土除應支月糧工食外即將節裁快壯工  
食項下每日量給鹽菜銀一二分彼必踴躍趨事登  
萊撫臣曾櫻察勘過此與臣酌議亦云大約費七八  
萬金足矣得毋曰積沙太多疏通之難乎夫兩口皆  
有潮水灌入堪以行舟止有沽河並白河二處積沙  
約長七八里皆疏濬甚易者視漕河數千里每歲挑  
濬空運豈止十倍於此乎又得毋曰中有伏石不便

行舟乎聞其右喇港有大小青黑石然盡沒沙中舟  
行潮上絕不相涉原無崇山峻嶺視海運始皇廟成  
山諸險又豈止十倍此乎總之此河一開沿崖溽港  
萬無一失非黑海開洋之比且南北直截轉輸甚便  
可省數月之程及一切盤剝折耗之費兩河並運在  
西河則糧數既分運事自速亦可免挨幫積冰之堅  
處變則二百餘里防護甚易可無咽喉一線之虞其  
在東土則商旅可通足資貿易即通運邊方則關寧  
薊永一水可達亦免召買空運之苦此正濟漕運之  
窮免海運之險無寇盜之警策無有善於此者章下  
所司看議以聞 八月甲辰總河張國維疏言汶上



縣河至南旺分流各湖聯絡在西為南旺湖名曰水壑主於洩以備勞也在東為蜀山馬踏兩湖名曰水櫃主於收以待匱也又南至濟寧境為馬場湖北至東平境為安山湖亦係水櫃近來蜀山馬踏皆廢蓄馬場安山久化平陸矣去夏曾收馬踏蜀山之水以濟北河滯船之急惟安山湖向為民間占種臣復於去冬具疏請復迨今歲入夏以來甘霖應禱蜀山馬踏安山三湖水俱盈滿又馬場西連蜀山例須蜀山盈滿然後啓斗門以入馬場今蜀山初滿斗門未啓而馬場已收水五分是由運河同知譚綵去冬於府之西創開一渠以通馬場故伏秋水發奔騰灌入

譚綵此舉實馬場湖之水利也見今河滿湖溢糧艘運務不難立竣矣是日上諭漕事大壞至今日而更甚不有大法嚴懲安能喚起聾瞶目今屈指冬寒漕船不銜尾前進抵通抵津無期總漕巡漕及漕糧等道各逮問正罪重幫停滯河乾淺阻不能飛渡總河及管河等官各立置重典至於沿河一帶揭竿之徒猖獗問誰實司兵而令路斷人稀一至於此各府鎮兵備將領等官以文到之日為始俱令移駐河干調集兵馬以全力衛漕不許隙疎刻懈如糧艘稍有不虞定以三尺重治漕糧有未完者即刻期兌發趕幫若復希冀改折蠲免稽悞漕政撫按官革職為民

糧道推諉一并提問州縣責漕河撫按嚴行拿究仍  
敕令立限自認以便察考 十月丁未總督漕運史  
可法疏言管河同知張以謙管理董口一帶能督率  
宿遷縣主簿嚴之麟於舊設隄閘外復造兩面高隄  
共長千丈又於通河溜口倣月城創造圓閘一道計  
四十丈餘當河流暴漲之時有此層層攔擋始得免  
於衝決見今開口通利日可過船二三百隻臣隨優  
賞主簿嚴之麟花紅正欲為以謙叙勞而緹騎忽至  
臣以為罪固當治而功亦不可泯因特上聞章下所  
司核覆 丙辰總督漕運史可法疏報漕糧遲悞之  
故大概由回空之未到僱船之驛騷年歲之灾荒米

糧之踴貴運口之淤阻而亦由各糧道拘執舊規不  
思權變因參玩悞河工同知許鳴遠湖廣糧道李于  
堅浙江糧道瞿士達常鎮糧道李時堯 丁巳河道  
總督張國維言漕政與河政相輔而行有定為漕限  
參諸天時酌諸人事守之則漕河兩利踰之則漕河  
兩壞者必然相因之勢也今歲自開兌至過淮無不  
愆期迨出清口遂遇灌黃察清口舊例運艘過盡伏  
水將發築壩遏流今年伏水發而重運始來不敢築  
壩遏流致此淤墊咎實在誰失清口遏流事宜載在  
先臣潘季馴河防一覽河官奉為著龜者謹送閣部  
科臣披閱復摘錄清口事宜另疏上聞伏惟俯賜垂

覽可洞照淮洪二限之深意矣總之漕規不復則河政難修此斷然不爽者伏乞敕下漕臣預為來歲計可耳

崇禎長編

張國維巡撫應天崇禎十年浚江陰運河十一年築鎮江漕渠晉工部右侍郎總督河道兼提調徐臨通津四鎮漕餉事務值天旱泉枯禱於泰山得大雨乃上下泉源挖浚蓄水以濟糧運晉兵部尚書國變後投水死

浙江通志

崇禎十五年正月丁亥淮海總兵黃允恩疏奏臣惟皇上因漕梗而敕行海運以五萬石小試奈交兌延緩甚至隆冬後幫猶有過成山者保全無恙似已推

行有序矣臣且三次禦寇護運至膠萊河地界周巡按視有不煩剗鑿不損地形可永為漕運之絕計者謹為我皇上陳之按先朝有開膠萊故道者不一而足然意美而法未良不知所謂分水嶺者既為山根石骨難施五丁之功是以倏鑿倏止金錢徒費臣詳察其地南北縱橫共計二百四十餘里潮水深入者百里河溪湖畔量加疏濬即可通潮者百里此外惟是嶺頭脊脈不可鑿動者約四十里意今之漕河每歲急應挑剝者亦不下數十處今獲此利即留此嶺脊為盤剝之地也能幾何哉計將淮揚重船其運至膠河洞水津之空船令接至中間通濬小河多造脚

船飛輓如通州抵壩故事獨於嶺山接建倉殿留本省京邊操軍推駕輕車儘足盤剝之用倣古河碭洛口之運以待回空受載是南自淮河抵膠北自海倉抵津計日直達較河漕水程固遠邇霄壤而此成山一轉亦縮近數倍每一年而三運四運無不可者河渠有淤淺寇賊之患海洋有風波島嶼之險此正用海以輔漕而用膠萊又所以輔海一舉而數事得事捷而功倍實為萬世之利也章下所司 三月戊戌總理河道張國維疏報挑濬山陽清河高郵江都儀真三百里運河計費四萬餘金章下所司 四月癸卯天津巡撫馮元勳疏奏海運要著莫如復總運之

制一總運統轄二十運官以一運官督押二十號船每號立一幫長每幫長領十九船戶五船取一互結二十船取一總結臂指相使首尾相銜兌運之日幫長率本號船依次排列河下倉官在倉主發運官在船主收裝載一完立加封驗餉道即呈水脚冊餉司即給運價銀總運即時押至海口運官即時押發開洋不許片刻逗遛不許隨地停泊但使浪恬風順三日可達關寧若有一船落後幫長隨行稽察即盜賣之風自絕挂欠之累自銷直截清通轉運無滯期至七八月盡行運完原額即得風得水無患無驚並無失風舉火之虞何能藉口妄捏此直提綱挈領拔本

塞源之要著也章下所司 六月癸卯上諭戶部連日不雨運河水消著河臣挑濬濟運聞各船遷延不進押漕官何無催攢今歲津運已經該撫具題各省先到者先行截留著兼程進發以足應截之數其遲到者不得攙越求截又聞寄囤舊糧殊多侵蝕踵和著管催舊漕科道等官嚴行察飭如官弁私役仍踵前弊即重懲之 辛亥戶部郎中沈廷揚疏奏臣遵旨詣淮與總漕臣熟籌海運事宜如原題募沙船僱水手禦海寇夫海船非比內河無船可募不得不造造船必募殷實船戶預給錢糧船戶得人則造船始堅而水手自得矣至於水脚自准至遼每石止給七

錢先發五錢至天津乃足其二而此五錢中又除留一錢二分有零所得者止三錢耳其誰願之伏乞敕下總漕臣從長酌議揆民情恤時艱計里定價計石預給鼓舞招徠則遠近富室大戶爭至不惟濟遼且可濟京不惟運糧且可禦寇矣章下所司 甲子戶部疏覆開復膠河十萬兩宜責之工部軍餉孔亟戶部不能辦給從之 十一月辛未工科給事中金汝礪疏言河患妨漕請敕新河臣星馳疏濬並令海運宜急膠河宜開又言周藩罹水凡同城遇患士民宜推恩賑濟得旨修復河漕故道目前急務黃希憲著星馳受事膠萊河責成登撫及賑濟難民事宜所司

詳議 閏十一月辛酉沈廷揚疏奏海運出聖明獨斷使臣試運以通南北乃為朱大典所阻及部議置臣於山東以召買津糧并解臨德二倉徑運關寧不費朝廷水脚又省民間數十萬金錢運速而遼濟矣乃議者初言海運必不可行及臣行之稍有端緒則言海運易行及召臣來淮反言海運不當行無非私意逐臣請自此罷得旨海運既屬可行何故人多阻撓所司察奏

崇禎長編

崇禎十六年二月壬申總漕史可法疏奏今歲漕船北上於六月內已盡過洪所遲至八月者惟趕幫零船耳方望全幫回空早濟新運不意北河淺阻南下

無多臣方以此為慮乃突報開封河決下流盡淤向之洶湧而來者今且褰裳而涉矣嘗考河決入淮從來為害即以國朝言之洪武二十四年決於原武由陳穎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元賈魯所挑之河遂成淤塞時猶未有河運也及正統十三年決於崇陽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入亳州之渦口又經蒙城懷遠東北入淮全河南徙以達於海嘉靖九年河決野雞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呂梁二洪告涸萬曆十五年決于單縣之黃堎口溢於河南夏邑永城界經宿州符離橋出宿遷新河口入大河半由徐州入舊河濟運二洪告涸時司河者每至冬月即其地開一小

河春夏則引水以下徐州濟運至秋即淤漕舟至京  
往往愆期又三十年河決蒙牆寺入歸德商止永城  
南徙而河與淮全入洪澤湖有妨陵寢總之挾淮而  
東未有不為陵運之害者今亳州蒙城懷遠等州縣  
已被水衝臨淮泗州水勢日長與伏秋洶湧深廣相  
同洪澤一河斷難容受其勢必漫過高家堰之上椿  
石久圯立見衝崩淮揚之間盡為沼矣所求椿石之  
需不容時刻緩者也况河并於淮盡由清口吐出滔  
滔東注誰能挽之自清河至宿遷二百五六十里之  
河身將歸淤澱而回空南下與新運北上盡為阻絕  
矣先年京倉儲積足資數年運道暫淤猶堪補救今

則歲漕四百萬僅支目前一有愆期所關豈小伏乞  
敕下該部速行確議或捐金錢濟潰及早興工或擇  
望重之臣專為經理務於正二月內塞決完工庶陵  
免震驚漕無昏墊之災矣章下所司速覆 丙子  
言汴河屬周堪賡運河屬黃希憲責雖分任事實相  
關一應築濬等項俱著詳審速圖并嚴飭沿河道府  
有司協力料理蚤襄運務如有玩違叅來重治 三  
月己亥工科給事中金汝礪疏奏汴口沙塞請敕河  
臣黃希憲及時修築得旨汴口沙塞情形未確著嚴  
催竣工不得悞漕 十二月癸未諭工部前議開膠  
萊河以通海運曾否動支其戶部所發及河工銀十

萬兩曾否支用著即察奏昨計臣奏文登開養魚池  
尤為通漕便道係賀王盛所議是否可行即著王盛  
前去詳悉勘明確議奏以聞

崇禎長編

崇禎十七年正月丙辰太僕寺寺丞賀王盛疏奏膠  
萊海運並繪圖以進帝言賀王盛著即踏勘成山一

帶海運形勢事宜詳確速奏圖留覽

崇禎長編 曾蒙元膠  
州東南北三面皆海北

有膠萊新河自州東南三十里麻灣海口北流合沽河又西北經平度州西南  
合膠水又北至掖縣海倉口入海即元人姚演所浚也元至元時萊人姚演獻  
策開新河由膠西縣東陳村海口西北達於膠河出海倉口由海道達直沽以  
通漕謂之膠萊海口從之既而罷明正統間昌邑人王坦言往者江南嘗海運  
自蘇州太倉轉輸膠州膠州有河故道可浚之轉運至掖縣再浮海至直沽可  
避東北數千里大海之險視河漕為便嘉靖十一年巡按方遠宜亦議開新河  
中有馬家濠數里皆石岡十九年巡海道王獻焚以烈火鑿而通之工未半去  
萬曆三年用南京工部尚書劉應節言以徐棧會同山東撫按開浚棧奏工費  
九十萬金有奇已為廷臣阻罷其大略自淮河北岸之支家河疏為渠至山東  
之漣河口凡三百八十里出海自海州贛榆安東衛石臼所夏河靈山衛至膠

州之麻灣口凡二百八十里自麻灣以北鑿為新河歷平度州至掖縣之海倉  
口出海凡三百七十五里又北抵直沽四百里通計一千四百五十里云王獻  
原疏云元人海運自淮安循海而行至靈山之東浮山勞山之西有薛島陳島  
石碣林立橫伏海中若橋甃槐子石橋最險難越元人避之故放洋於三沙黑  
水歷成山正東踰登州東北又東北抵萊州海倉然後出直沽以達天津按膠  
萊河道自薛島之西有山曰小笠兩峯夾峙中有石岡曰馬壕馬壕之麓南北  
皆接海崖其北即麻灣又少北即新河又西北至海倉直沽由麻灣抵海倉三  
百三十里由淮安踰馬壕抵直沽五百里若運出於此可以免遶海之患元  
人嘗治此道遇石而止今因其故迹鑿馬壕以趨麻灣長十四里廣六丈有奇  
深半之而江淮之舟可達新河新河兩旁皆有水泉溢出疏淺決滯為九閘以  
節宣之可以佐會通河之窮從之於是於舊河迤西七丈有餘鑿石開渠工未  
半而罷劉應節原疏云膠州南自淮子口大港頭出海自州治西抵莊家莊四  
十里俱開溝黃土宜開自劉家莊北抵臺頭河張奴河至亭口插三十里俱黑  
泥下地下深數尺宜浚自亭口插歷陶家崖陳家口孫店口至玉皇廟六十里  
河寬水淺宜於舊河之旁別開一渠玉皇廟至楊家園二十里水深數尺宜浚  
自楊家園以北則悉海潮無煩工作矣以工力計之創者什五因者什三畧施  
工力者什二以地勢計之宜挑深丈餘者什一挑深數尺者什九欽差工部侍  
郎徐斌疏云莊家莊地高難開改於都泊船路溝地形平衍有河可引宜建牆  
設櫃如會通河事科臣王道成言膠州在兩海口之中土最高厚萬一巨石隱  
伏功將安施難一水性湍急流石走沙即有泉源易涸易盈難二海船不可入  
河河船不可入海難三崇禎十五年戶部郎中沈廷揚試行海運復請開膠萊  
河十六年命戶工兩部發銀十萬兩開浚未行而流寇事棘矣說者謂會通一



河歲糜費國家金錢無算而膠萊河開自麻灣以至海倉南北相距僅三百餘里當潮水深入之時其間二百餘里量加挑浚可以行舟况馬壕既通唯平度州之分水嶺地多積沙水流微細所當疏鑿者僅三十餘里使新河果開則棄會通之迂道參用元人之捷徑誠國家永利也或又謂此水海沙所壅終不可通使舍會通已成之緒而鑿膠萊萬一不就毋為宇文融之九河李仲昌之六塔乎兩說互異吾願後之人慎勿因前說而誤信之

卷第百三十三

行水金鑑

運河水

卷第百三十三

國家定鼎燕京歲漕東南四百萬石由江涉淮入黃河進董口由徐塘口經加河會通河衛河遡大通河以達京師康熙七年董口淤運道改由駱馬湖十八年駱馬湖淺挑皂河口接温家口達徐塘口遞年修築挑濬所有執掌事宜備載於後至支河及湖泉閘壩有裨運道者亦附載焉

大清會典

大通河即潞河舊為通惠河其源出昌平州白浮村神山泉過榆河會一畝馬眼諸泉匯為七里灤東貫都城由大通橋而下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凡一百六十餘

里自大通橋至通州石壩四十里中設六閘蓄水以濟  
輓運設閘夫一百二名康熙十九年遣官挑濬通州至  
天津河道天津以南仍令總河挑濬  
大清會典  
白河去通州二百里源出關外經密雲縣南流過通州  
合通惠榆渾諸河至直沽會衛河入海  
大清會典  
衛河舊名御河源出河南輝縣蘇門山東北會淇漳諸  
水過臨漳分流為二其一北出經大名至武邑以入滹  
沱其一東流經大名東北出臨清合會通河至直沽會  
白河入海此水既濟北河運道兼漑輝安河內三縣民  
田故於源頭建仁義禮智信五閘隨時啓閉漕運民田  
均有利焉  
大清會典

會通河自臨清迤南至濟寧州元初由任城即濟寧開渠至  
安民山即安山一百五十里復自安民山西南開渠由壽張  
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  
直歸漳衛明洪武間河決原武縣黑陽山由舊曹州鄆  
城縣兩河口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漸淤永樂初遣官疏  
鑿元人故道乃於東平州戴村築壩遏汶水使西流盡  
出南旺至分水龍王廟分為二四分南流以接徐沛六  
分北流以達臨清相地勢高下增修閘座以時啓閉  
國朝時加修濬運道利焉  
大清會典

明初運道經徐州呂梁二洪懸流三十丈水險害運後  
開泇河自夏鎮達董口共二百六十餘里避黃河之險

三百三十里建良城臺莊侯遷頓莊丁家廟萬年莊張家莊德勝等閘 國朝於韓莊閘西岸增築石隄漕運安行

大清會典

淮揚運河由瓜州儀真迤北至清江浦天妃閘皆運道所經明永樂間通淮河為運道於淮安府東南高家堰上築隄以防淮水東注又自府北鑿河蓄諸湖水南接清口凡六十里曰清江浦乃漕運由江入淮要道建清江等閘遞相啓閉 本朝康熙九年大修淮揚隄岸竝高郵州東西二隄決口十年挑濬淮揚裏河十一年大修高家堰竝歸仁隄十四年邵伯隄決次年工成而淮揚兩岸隄潰田舍皆沒遣官查勘又山東廠等處衝決

歸仁隄七堡八堡漫溢歲餘工竣十六年大修江南河道於洪澤湖下流高家堰以西至清口一帶河身兩傍各挑引水河一道自運河西岸歷七里墩至周橋閘北共築隄一萬二千八百餘丈自周橋閘至翟家壩築隄三十二里竝堵高良澗決口三十四處自清口至清水潭大加挑濬十七年增築高家堰隄又從文華寺挑濬至七里閘以為運口竝大修清江浦大小閘座十八年大修歸仁隄塞清水潭決口更挑新河一道改名永安又塞翟家壩決口十九年山清高寶江都漫決五十餘處加築山陽潘家窪遙隄挑永安新河并高郵城南淺工又加挑南岸大引河及改建運口大石閘令糧船由

七里新莊二閘出口二十一年大修工竣

命大臣科道查勘仍令河道大小各官修築二十五年

特發帑金遣大臣修濬下河海口

大清會典

支河榆河源出昌平州南月兒灣下流為沙河會清

河經順義縣入白河

大清會典

盧溝河源出太原之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從雷山發

為渾泉即渾河會桑乾河河源出馬邑之金龍池百湖湧泉東下會盧溝河及雲中諸水經太

行山入宛平縣界東南至看舟口分為二派一東流至

通州高麗莊入白河一南流至霸州合易水至丁字沽

入運河

大清會典

滹沱河源出山西繁峙縣泰戲山歷代噶等州縣東流

經真定府南至武邑縣合漳水又東北流至空河口入

運河

大清會典

胡良河在涿州自拒馬河分流至通州東入渾河

會典

大清

琉璃河在良鄉縣自磁家務發源潛流地下至良鄉東

入渾河

大清會典

汶河一出新泰縣宮山之下曰小汶河一出泰安州仙

臺嶺一出萊蕪縣原山一出縣寨子村俱至靜封鎮合

流曰大汶河遶出徂徠山之陽而小汶來會經寧陽縣

北堽城歷汶上東平東阿又東北五百里入海元時於

堽城之左築壩遏汶入洗南流至濟寧合泗沂以達於

淮明築壩戴村遏汶水盡出南旺南北分流以濟運道而汶之為利直與江淮黃河埒矣

大清會典

洸河出寧陽縣堽城繞縣南流三十里會寧陽諸泉又六十里經濟寧城東與泗合出天井閘河

大清會典

沂河源出曲阜縣尼山西南分流為二俱與泗合由堪里河出師家莊閘河又有出沂水縣艾山者會蒙陰沂水諸泉與沂山之汶合流至邳州入淮

大清會典

泗河源出泗水縣陪尾山四泉竝發故名泗水西流至兗州府城東又南流經橫河與沂水合元時於兗州東門外五里金口作壩建閘遏水南流明時增修閘洞夏秋水漲啓閘使南流出師家莊閘冬春水微則閉閘遏

水入城出濟寧天井閘

大清會典

濟河即沅水也發源河東垣曲縣王屋山下既見而伏東出河南濟源縣東西分流至溫縣而合歷虢公亭西南入於河復溢而為滎東出於陶北北又東北會於汶一名大清河元人作金口壩傍有河曰黑風口西通濟流竝入運河 沁河出山西沁源縣綿山東谷繞太行山麓至河南原武縣黑陽山與河汴合流至徐州入運河共長一百三十五里隄岸八十一里

大清會典

丹河發源自白姑山由河內縣境直入衛河共長四十里

以上諸河

湖泉之水導引蓄洩皆以濟漕為運道所關徐沛山東

諸湖在運河東者儲泉以益河之不足曰水櫃在運河西者分漲以洩河之有餘曰斗門而淮揚諸湖即為運道其山東新舊各泉可引以濟漕者派分為五入汶河為分水派入泗沂濟及天井閘漕河為天井派入白馬河及南陽棗林魯橋閘河為魯橋派入南陽新河為新河派即沙河派入邳州河為邳州派其間有淤涸者有增修者詳載以備考焉

大清會典

大清會典

安山湖在東平州界運河西岸今廢為民田  
南旺湖在汶上縣周圍一百五十餘里漕渠貫其中西岸為西湖東岸為東湖汶水自東北來界分東湖為二二湖之下北為馬踏湖南為蜀山湖又南為馬場湖各

湖通連無間東西湖中為長隄二西隄設斗門為減水閘十有八隨時啓閉每二年一大挑一年一小挑焉

大清會典

馬場湖周圍四十里舊有隄歲久沖潰與運河相通河水稍盈即洩入湖每致淺涸明時築長隄六十里內外植柳更置減水閘五座運河易盈湖水亦有蓄洩

會典

大清

南陽湖在滕縣魚臺縣界內即獨山湖周圍七十六里遇河水微弱自南陽北新挑河口放水濟漕

大清會典

昭陽湖周圍八十餘里在滕沛魚臺三縣界內舊設減水閘十四座

今存

遇河水泛漲啓閘洩水下達微山等湖

以濟韓莊閘東河運道

大清會典

赤山湖微山湖呂孟湖張莊湖四湖相連長八十里在

徐州界由韓莊閘入運河

大清會典

蛤蟆湖連汪湖周湖柳湖俱在邳州今廢

大清會典

駱馬湖在宿遷縣界周圍一百五十餘里康熙七年董

口淤漕艘取道於湖時有風濤之險十八年黃河北決

湖漸涸乃於湖西皂河口另濬新河接溫家溝行運此

湖遂廢其茅茨黃墩侍止倉基埠子等湖並淤

大清會典

大莊湖崔鎮湖在桃源縣今淤

大清會典

杜村湖萬家湖在清河縣今廢

大清會典

洪澤湖在山陽縣界合泥墩諸湖為一上承鳳泗諸水

達清口會黃河入海又引入運河濟漕注於江

大清會典

管家湖在淮安府城西今淤為田舊有長隄見存隨時

修築束運河水勢以濟輸輓

大清會典

白馬湖長三里汜光湖即寶應湖長三十里界首湖即

津湖長三里在寶應縣新開湖長三十五里在高郵州

邵伯湖長十八里在江都縣諸湖延袤高寶以抵揚州

上下相接

以上諸湖

大清會典

東平州泉三十五

舊十四新二十一

安園泉

吳家泉

張宅泉

泉 王老溝泉

大黃泉

小黃泉

席橋泉

淨泉

源泉 冽泉

杷頭泉

獨山泉

鐵鉤嘴泉

坎

河泉

高嘉泉

浮文泉

大成泉

半畝泉

小玉

泉 郝家泉 安宅泉 卷耳泉 冷和泉 高家泉  
餽饴泉 雙明泉 徐家泉 三眼泉 勝水泉  
單眼泉 口頭泉 神漢泉 遊龍泉 湧泉 孫泉  
已上諸泉俱匯汶出  
南旺分水口入漕

汶上縣泉七舊三新四 龍鬪泉 灤瀆泉 雞爪泉 老源頭  
泉以下新 薛家溝泉 趙家泉 馬莊泉已上諸泉俱匯汶出  
南旺分水口入漕  
平陰縣泉一舊 柳溝泉入汶

滋陽縣泉十四舊八新六 東北新泉 闕黨泉 古溝泉 負  
假泉 上蔣詡泉 下蔣詡泉 西北新泉 驛後新  
泉 紙房頭泉已下新 三義泉 既濟泉 惠泉 照星泉  
元對泉已上諸泉俱匯濟由濟寧入  
馬場湖出安居斗門開入漕

鄒縣泉十四舊十一新三 鱧眼泉 程家莊泉 孟母泉 陳

家溝泉 白馬泉 岡山泉 黃港溝泉 淵源泉  
柳青泉 馬山泉 三角灣泉 白莊泉已下新 屯頭泉

新泉已上諸泉俱匯泗出魯橋  
開入漕舊有勝水泉今廢  
曲阜縣泉二十八舊十八新十 橫溝泉 埠下泉 新安泉

變巧泉 映安泉新 城北新泉新六泉俱匯泗流至金口壩由濟  
寧入馬場湖出安居斗門開入漕  
青泥泉 柳青泉 車輞泉 達泉 茶泉 雙泉

曲水詠歸泉 溫泉 連珠泉 新泉 曲溝泉  
濯纓泉 文獻泉 蜈蚣泉 兩觀泉已下新 城南新泉

洙泗河泉 近溫新泉 黑虎泉 浴沂泉 通沂泉  
近遠泉已上諸泉俱由沂匯泗流至魯橋  
開入漕舊有鄒村泉柳莊泉今廢



泗水縣泉七十 舊五十三 新二十五 鈞突泉 珍珠泉 淘米泉

黑虎泉 四泉俱出陪尾山林 泉寺左匯為泗源 繁星泉 白石泉 蓮花泉

新開泉 柳音泉 即響水泉 紅石泉 甘露泉 卞莊泉 三

台泉 湧珠泉 奎聚泉 甘露新泉 石竇泉 瓦

琵琶泉 潘坡舊泉 潘坡新泉 黃陰泉 吳家泉

杜家泉 曹家泉 蔣家泉 里老溝泉 石井泉

鮑村泉 合德泉 趙家泉 龜陰泉 龜眼泉 龜

尾泉 東巖石縫泉 城南珍珠泉 黃溝泉 岳陵

泉 石河泉 壁溝泉 大玉溝泉 小玉溝泉 蘆

城泉 西巖石縫泉 三角灣泉 雪花泉 新開第

二泉 天井泉 醴泉 醴前泉 七里溝泉 馬莊

泉 馬跑泉 魏莊泉 泰來泉 已下 小鮑村泉 膏湧

泉 蔭出東小泉 雙晶泉 涓涓泉 石壑泉 瑤

泉 留思泉 石液泉 雙石縫泉 小黃陰泉 蔭

出西小泉 三水泉 卞橋泉 變巧泉 西奎聚泉

西甘露泉 黃花泉 醴橋泉 龍澤泉 泗勝泉

小黃溝泉 激雪泉 珠澤泉 已上諸泉俱匯泗水由金口壩北 入黑風口繞濟寧入馬場湖出安

居斗門 關入漕 滕縣泉三十二 舊十八 新十四 北石橋泉 大烏泉 凉水 新

嶧莊泉 新 四泉俱入 溫水湖濟運 三里泉 七里泉 新 二泉由 滿家口入運 絞溝泉

趙溝泉 荆溝泉 鈞突泉 劉溝泉 五花泉 已下 大

沸泉 小沸泉 西荆溝泉 九泉俱由姚 家口入運 南石橋泉 雙泉

新二泉由 鮎魚壠入運 玉花泉 魏家莊泉 黃溝泉 白山泉 馬

蹄泉 新五泉俱由 劉昌莊入運 三山泉 溫水泉 黃家泉 三界灣

泉 龍灣泉 蕊珠泉 新大勝泉 雙勝泉 新入泉俱 由彭口入運 粲

星泉 新由張阿 村入運 呂蒙泉 新入微山 湖濟運

嶧縣泉十 舊五 許由泉 溫水泉 搬井泉 三泉俱由 彭口入運 龍王

泉 由萬年 開入運 許池泉 滄浪泉 石室泉 新三泉俱由 大泛口入運 牛山泉

新由德勝 開入運 巫山泉 新由侯運 侯孟泉 新由張莊 開入運

寧陽縣泉十五 舊十二 龍魚泉 龍港溝泉 魯姑泉

灤淄泉 四泉匯汶出南 旺分水口入漕 蛇眼泉 張家泉 井泉 三里溝

泉 古泉 柳泉 金馬莊泉 古城泉 日淵泉 已下

新電泉 羅星泉 已上諸泉俱匯洗河由濟寧 入馬場湖出安居斗門入漕

魚臺縣泉二十 舊十四 新六 東龍泉 平山泉 古泉 廉家

潭泉 西龍泉 聖母池泉 何家泉 已下 六小泉 小

龍泉 有本泉 聖裔泉 已上諸泉俱匯歇山 湖入利建開濟運 黃良泉 廟前

泉 滕家泉 河頭泉 高家東泉 高家西泉 陳

家泉 中溢泉 勝水泉 新已上諸泉俱匯 棗林開南新河入漕

濟寧州泉四 舊三 蘆溝泉 入南陽 開河 拓基泉 入棗林 開河 馬陵泉 入魯橋 開河

洗筆泉 新由在 城開入漕

泰安州泉六十四 舊三十七 新二十七 板橋灣泉 皂泥溝泉 理

魚溝泉 清泉 鐵佛堂泉 范家灣泉 周家灣泉

風雨泉 馬兒溝泉 梁子溝泉 木頭溝泉 龍

灣泉 張家泉 梁家莊泉 上泉 馬蹄泉 臭泉

新泰縣泉三十六	石縫泉	金星泉	雲潭泉	新興泉	泉	大興橋泉	泉	泉	泉	胡家港泉	湖港溝泉
<small>舊十四新二十二</small>	<small>已上諸泉俱匯汶出南旺分水口入漕舊有東西顏謝二泉今廢</small>	黑虎泉	白土涯泉	新茶出泉	坤温泉	<small>已下新</small> 水泉	東柳泉	羊舍泉	馬黃溝泉	水磨泉	
南陳泉	海旺泉	吳家溝泉	靈應泉	真溝泉	涼泉	小柳泉	神泉	北滾泉	龍王泉	狗跑泉	
魏家泉	吳家溝泉	吳家溝泉	廣生泉	香城泉	明堂泉	鬪泉	西柳泉	順河泉	濁河泉	報恩泉	
南師泉	坡里泉	吳家溝泉	良甫泉	皮狐泉	搬到井泉	鳳凰泉	龍堂泉	韓家莊泉	斜溝	陷灣泉	
					惠泉	滄浪	水波泉	力溝			

萊蕪縣泉四十六	聖會泉	肥城縣泉十二	溝泉	河泉	鮑泉	太公泉	靈槎泉	泉	名公泉	張家溝泉	公家莊泉	孫邨泉	西周
<small>舊十七新二十九</small>	<small>已下新</small> 震澤泉	<small>舊九新三</small> 清泉	高峪泉	大峪泉	崖頭泉	北陳泉	柳溝泉	名灣泉	和莊泉	張家溝泉	公家莊泉	孫邨泉	西周
小龍灣泉	引兌泉	拖車泉	杏山泉	金溝泉	劉都泉	嘯泉	<small>已下新</small> 新西周泉	西都泉	西都泉	張家溝泉	公家莊泉	孫邨泉	西周
湖眼泉	王家泉	鹽河泉	<small>已上諸泉俱匯汶出南旺分水口入漕</small> 南旺分水口入漕	釣魚臺泉	里橋泉	周家泉	賈周泉	古河泉	古河泉	張家溝泉	公家莊泉	孫邨泉	西周
蓮花	開河泉	董先泉		萬歲泉	黃水灣泉	北流泉	路踏泉	劉杜泉	劉杜泉	張家溝泉	公家莊泉	孫邨泉	西周
	馬房泉			紅						張家溝泉	公家莊泉	孫邨泉	西周

池泉 郭娘錦泉 牛王山泉 鵬山泉 烏江岸泉  
 鎮里泉 趙家莊泉 王家溝泉 半壁店泉 海  
 眼泉 雷家莊泉 水河泉 魚池泉 新興泉 北  
 海眼泉 片錦泉 已下 青陽港泉 賀家灣泉 逕河  
 泉 坡里泉 大龍灣泉 盧家溝泉 青泥溝泉  
 韓家港泉 坡草泉 張家灣泉 西碧泉 朱家灣  
 泉 北夾溝泉 星坡泉 青橋泉 沙灣泉 龍興  
 泉 連珠泉 雙龍泉 垂楊泉 李家灣泉 涼坡  
 泉 黑龍泉 老龍泉 西夾溝泉 大龍泉 助沙  
 泉 斜里泉 已上諸泉俱匯汶出南旺分水口入漕  
 蒙陰縣泉四 俱新 卞莊泉 官橋泉 海眼泉 葛溝泉

四泉俱匯汶出南旺分水口入漕 已上諸泉 大清會典 蒼葦云相傳山東諸泉皆濟水伏流故元明以前凡屬泉源皆入於濟茲 大清會典並注入漕道因連諸湖而悉錄之不嫌與前例相左也

宛平縣 開六 玉泉新開 康熙二十二年建 青龍開 白石開 廣源  
 開 高粱開 澄清開  
 大興縣 開四 新建開 慶豐開 平津上下二開  
 通州 開四 普濟開 南浦開 滾水開 通流開 石壩  
舊普濟通流俱有上下二開今各廢其一又有土橋廣利二開亦廢  
 臨清州 開二 南板開 新開上開 舊有會通臨清沙灣潘官屯觀音嘴五開今廢  
 清平縣 開一 戴家灣開 舊有李家口魏家口二減水開今廢  
 堂邑縣 開五 梁家鄉開 土橋開 土橋南開 土橋北  
 開 新開口開 舊有土城中間二減水開今廢

博平縣 舊有減水閘五座今廢

聊城縣 十閘 通濟橋閘 李海務閘 周家店閘 西柳

行閘 裴家口減水閘 方家口閘 李家口減水閘

耿家口閘 永通閘 呂家灣閘 舊有龍灣閘官寨口閘今廢

陽穀縣 六閘 七級上下二閘 阿城上下二閘 荆門上

下二閘

寧陽縣 一閘 堽城土壩 舊有洸河東西二閘今廢

滋陽縣 一壩 金口石壩 上建閘門五座舊有土婁杏林二閘今廢

鄒縣 舊有港里積水閘小閘久廢

東阿縣 一閘 通源閘

壽張縣 一閘 沙灣減水閘 舊名積水閘舊有師家壩野豬腦堰今廢

東平州 閘四壩二 戴村閘 戴家廟閘 安山閘 靳家口閘

戴村壩 坎河口隄壩 舊有魚營減水閘安山湖東西二小閘今廢

汶上縣 閘十 開河閘 寺前舖閘 南旺上閘 南旺下

閘 焦樂減水閘 張全減水閘 劉元減水閘 彭

秀減水閘 邢家減水閘 常家口減水閘 關家口

減水閘 李泰口減水閘 袁家口閘 舊有孔家田家口二減水閘界首石口二積水

閘今廢

嘉祥縣 一閘 利運閘 舊廢康熙十九年修復

鉅野縣 一閘 通濟閘 舊有長溝減水閘今廢

濟寧州 閘十 天井閘 在城閘 趙村閘 石佛閘 新

店閘 新閘 竹家淺閘 師家莊閘 上新閘 中

新開 下新開 棗林開 舊有魯橋開四里灣減水開今廢

濟寧衛 二 十里鋪平水開 安居平水開 舊有永通減水開五里營平水

魚臺縣 七 新河十四減水開 今存四餘俱廢 南陽開 邢莊開

利建開 即宋家口開 舊有蘇家壩今廢

滕縣 開五 朱姬莊西岸開 張阿南岸開 已上二開康熙十六年建 修永開

康熙二十二年建 佃戶屯減水開 三洞開 東邵壩 王家口壩

多裏壩 宋家壩 黃甫壩

嶧縣 開九 臺莊開 湖口減水開 德勝開 張莊開

萬年開 丁廟開 頓莊開 侯遷開 韓莊開 西岸石隄順治

十六年築

沛縣 開三 珠梅開 楊莊開 夏鎮開 薛河口石壩

沙河口壩 懽城壩 舊有留城滿家馬家橋西柳莊四開今廢

徐州 開一 蘇家山開 康熙二十三年建 大谷山壩 康熙十七年建舊有黃家梁境內華古洪四開徐州

梁洪二石壩今廢

碭山縣 一 毛城鋪減水壩

邳州 二 馬莊集減水壩 康熙十九年築 萬家莊減水壩 舊有匙頭灣

減水開今廢

宿遷縣 四 皂河石壩 康熙十年築 朱家堂石壩 康熙九年築 温家店石壩

桃源縣 一 歸仁隄石壩 康熙十年築 支河壩 康熙六年建 舊有馬廠坡減水開又崔鎮徐昇季太三義古城五減水壩今廢

清河縣 開三 新莊開 七里開 運口大石開 康熙十年建 天妃

張家莊減水壩康熙十年築 王家營減水壩康熙十年築 西王家壩

營減水壩康熙十九年築 舊有通濟閘今廢

山陽縣閘五壩 七隄一 清江龍汪閘 永利閘 興文閘 涇河

閘 越河小閘 武家墩壩 高良澗壩 周家壩

古溝東壩 古溝西壩 鳳陽廠石壩 塘埂壩已上七壩

俱康熙十年築 高家堰石堤舊有板閘福興永清窯灣四閘 方家新建仁義禮智六壩俱廢

安東縣二壩 蓮花庵壩康熙二十年築 茆良工減水壩康熙十年築

寶應縣閘十四壩一 弘濟河南閘 弘濟河北閘 長沙溝減

水閘 朱馬灣減水閘 劉家堡南減水閘 永安閘

已下七閘即江橋北等減水閘 孫家小閘 黃浦東隄雙閘 子嬰雙閘

汜水小閘 黃浦西隄雙閘康熙十年築 子嬰溝減水壩康熙九年築

舊有力清閘劉家壩西隄二閘今廢

高郵州閘十一壩六 康濟河南閘 康濟河北閘 琵琶閘

通湖橋閘 新中隄四減水閘內第三閘沖廢 界首減水閘順治六年建

通湖淺水閘康熙九年建 火燒閘 五里閘 車邏滾水壩舊為減水

閘康熙十二年改築已上即城南河隄三減水壩 五里滾水壩康熙十年築 八里舖減水壩康熙九年築

南關滾水大壩 柏家墩滾水壩 永平港東隄滾水

壩已上三壩俱康熙二十年築 舊有蛤蜊壩今廢

江都縣閘十五壩二 廣惠閘 通惠閘 芒稻河東減水閘

芒稻河西減水閘 露筋鎮頭淺閘 四淺大閘 四

淺二減水小閘 楊子橋閘 馬家渡閘 灣頭鎮閘

即灣頭滾水壩 康熙十六年改建 邵伯九減水閘今存第四閘與金灣三閘餘俱廢 鰍魚口滾水

壩康熙十年築金灣三閘南滾水壩康熙二十四年築 舊有沙壩閘 齋家閘馬家渡閘南潭閘今廢

儀真縣閘響水閘 通濟閘 羅泗閘 攔潮閘舊有五壩又有

新壩 俱廢

泰州壩徐家壩

丹徒縣舊有大壩 山閘今廢

丹陽縣舊有黃泥壩今廢以上 諸閘壩 大清會典

卷第一百三十三

行水金鑑

卷第一百三十四

運河水

世祖章皇帝順治四年六月以久雨水漲河隄再決亦隨就塞自後無事者十年然自明末漕規久廢閘不時閉淮流常洩河沙歲浸洪澤湖底日高即分入運河者沙亦隨入運河日以淤淺為漕計者唯歲益增隄下河仰隄高與城等而前此諸塘既廢潦水別無所蓄又歸仁隄歲久不治高堰防護亦疎泗州時沈水底伺間決防為壑隣計揚州患伏於隱莫之省憂

揚州府志

是年大水六月雨不止鄉官孫宗彞條議上巡撫陳



之龍檄令掘下溪白駒二閘水即退

高郵州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六年北水大漲南北隄決數百丈民

大饑

高郵州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七年河決荊隆口張秋一帶是年皆

潰由大清河入海東兗濟北皆罹其害

山東通志

是年荊隆朱源寨口決直趨沙灣運隄衝潰挾汶水

由鹽河東奔入海次年總河楊方興塞之

山東全河備考

是年總河楊方興築姚港口石隄

高郵州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八年大挑漕河募民為之多雨工未

盡善

高郵州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九年大王廟口決沙灣復潰衝斷運

道總河楊方興修築隄岸又自西岸河邊起至八里

廟河邊止開引河一道長五百丈至順治十三年工

始告成蓋張秋為黃河下流其決於明世者正統十

三年徐有貞治之弘治五年劉大夏治之皆費極浩

繁工極艱難然運道得以無恙者垂三百年防禦之

法周矣至是三歲再見不重可慮哉

山東全河備考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三年五月日工部題總河臣宜將

河道工程確實查勘緊急工程不妨加工多修其可

稍緩者即止移緩以就急庶不擲金錢於無用其司

道州縣若有虛冒估計即當據實指叅修過各處工

程亦應年終奏銷奉

行水金鑑卷之二十四  
二  
旨依議行

河南管河正治河檔案 開銷河道工程錢糧運河最多故置於此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五年十一月初八日河南道監察御史何可化題臣先任浙江曾經淮黃地方留心體訪頗得其槩今於邸報見總河臣朱之錫并曹正充得時等疏屢報水勢隄岸突決城池浸沒一方漂陷若是乎岌岌矣然但言一時之事而不及前後也但言衝決之地而不言形勢也臣請以所聞奏夫淮泗之來自泗州入於陂射等湖北折於清口而黃水合流矣自邵伯而北歷高郵寶應山陽安東皆受湖患而城低於隄者丈有四尺其西為高家堰高良澗二隄以障水勢而水過大則浮漫而行至淮揚城外西

隄皆沙土即歲有修補終不能固勢必多為旁瀉之路而後可則治湖之形勢不可不詳也又黃河自清口合淮迄東而至五險為隄曲折僅百里其寬者不過四五丈耳而河路之狹僅四五百步夫黃水在河南一帶即狹者亦經五六里今以里餘之地收兩河之水雖神禹不能善其後也又山陽以東有隄其來久遠名曰太荒長亘蜿蜒僅三百里在前朝出自民間地頭夫每歲增補高厚焉自御史秦世禎是也官築以寬民力而歲修亦無定額則官民修築之利害不可不講也又險隄而外為鹽城等縣直達江都每歲鹽課百四十萬取給於此若五險隄岸一決則鹽

城盡被淹沒。非一歲興工可便補塞。國家幾百萬金錢不可不重為慮也。况險工一決。遭漂溺者七州縣。房田墳墓盡壞於洪波。民命且不可測。况租稅耶。則五險太荒。諸隄不可不防。患於未然。救之於未事也。請

敕下河臣親到淮揚。審量形勢。湖水若何而蓄。若何而洩。黃河東下。何以收其流。何以殺其勢。查前朝之故事。量今日之情形。不病國。不損民。悉心經畫。以圖久安。漕儲力役。均有賴焉。奉

旨。據奏淮黃隄工關係地方鹽課。著詳議具奏。部覆請

敕總河臣親赴淮揚。審度地方形勢。湖水應如何蓄。洩黃水。東下窄狹處。所應何以收流殺勢。以及五險太荒。隄工應如何修築。逐一審勘。詳確務求有利於國。無妨於民。經久可行。酌議妥確。題覆。以便臣部另議可也。奉

旨依議行。

河防疏畧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六年五月初一日。總河朱之錫題。據該司道會看得淮揚之治河也。較他處不同。在揚屬運道與湖水相連。在淮屬運道係淮黃交流。淮河自西而來。至泗州入諸湖。出清口達於黃河。以資利涉。是以治河治漕必並行而不相悖。方於國計民

生兩有裨益。以淮黃之勢言之。夫黃強淮弱。黃濁淮清。二瀆同至於清口。匯合東由安東雲梯關以入海。此從來不易之勢也。但黃流濁。河易致沙淤。必藉淮流蕩滌。方不至梗運病民。先年嘗有分黃導淮之議。分黃者。於桃源縣迤南黃家背關。一支河使其從旁分洩。以殺強黃之勢。導淮者。導引淮流歸於海。以通運道。故淮水偶有暴漲。於南設有高良澗周家橋二閘。以備宣洩。溢入寶應高郵諸湖。相聯澎湃。各建閘座。挑挖河渠。累築隄岸。捍禦衝決。由邵伯金家灣入芒稻河。或從瓜儀注江。或通廟灣歸海。此蓄洩湖水之法外。此再無庸於旁瀉矣。至於雲梯關之灌口。

固為黃淮會流一路寬廣歸海之處。每遇河流泛漲。無處分殺。必從清河上四十五里。仍挑黃家背經清河至安東五港口。東流入海。分殺暴漲之勢。不致南下。而清口得免黃強抵淮阻運之患。至新溝等五險工。亦可稍免全河洶湧衝漫之虞。誠為保運安民長策。奈河長二百四十里。淤澱年久。工繁費鉅。難以輕舉。應俟年豐物阜。另議舉行。其太行老隄。山陽境內延袤三百里。原係民修。民守。自秦按院題免鄉夫之後。數年未修。又值去歲洪流衝漫。處處坍塌。卑薄不堪。捍禦業蒙本部院具題。已經司道會議查照舊例。仍按原籍責成鄉民分修。另詳在案。再照此隄。

之內五險工下流關切淮揚高寶等七州縣鹽課亦  
攸係之歲歲修防勢難緩急若得有引水一支流旁  
瀉以減正河之勢以免直射之衝誠保五險之要著  
第查蘇建北岸官家營地方舊有引水一河入經淤  
塞每有興濬議皆未果蓋緣引河必使深廣同於正  
河方能借勢而下况黃河諺稱神河闊數百丈底深  
水溜不惟挑濬匪易借使如式寧能保其不旋挑而  
旋淤乎亦惟有廣積夫料加意修防以收補偏救弊  
之功舍此無他奇也該臣看得淮揚郡屬地處卑下  
滙為諸湖淮黃由之歸墟江海於焉受注客水時至  
一望汪洋如綫之隄曾不足以禦稽天之浸則疏洩

固所在亟亟也爰自前明挽河資運閱數百載變故  
即費數百載經營今其遺迹非不具在然舊貫固有  
可仍而時宜又有不得不審者臣請條晰而備陳之  
淮水自西南來趨東北黃水自西來橫截於清口外  
淮之支流由清口折而南注通江者所謂運河也淮  
之正流會黃並驅東下入海者所謂黃河也伏秋之  
間淮黃交漲淮被黃遏周旋而不得出清口以上匯  
而為洪澤等湖則高堰危故堰南有高良澗周家橋  
兩閘洩水東入高寶白馬等湖高寶湖東通連運河  
南從瓜儀入江而地勢微昂宣洩不及則運隄危故  
運河東岸有空河子嬰金灣等閘洩水東下射陽廣

洋等湖入海有灣頭閘有芒稻河洩水南入於江此  
運河及諸湖之形勢也隄閘舊制今皆現存間有歲  
久圯壞者應行酌量估計以時修葺者也淮黃交會  
由清口而東濁流湍悍衝潰易告查前明萬曆年間  
曾於桃源縣黃河北岸挑黃壩新河二百四十里分  
黃一支由五港口歸海以導淮保運即以殺南岸河  
患但淤澱已久工役繁鉅興復實難又崇禎年間塞  
蘇甯建義兩決口曾挑宮家營引河十里暫殺水勢  
未幾仍淤蓋河不兩行既恐徒費况今歲淮工空集  
亦有未易並舉者姑俟民力稍裕另行酌議至于現  
今河身闊者數里狹者亦不下數百丈兩隄去河尚

有陸地水長則及隄址水落則復河渠洪流衝蕩不  
啻奔馬豈俟人力開鑿收流之議似無庸贅此黃河  
之形勢也總之太行老隄實淮揚七州邑一大保障  
自前朝來原係莊民自修而中間頂衝掃灣諸險工  
亦有鹽城各縣出夫協濟之例順治九年間黃河北  
決淮屬士民燕雀怡堂具控按臣遂為題免沮格  
廢弛去歲冬漲幾成大害此臺臣何可化特以力役  
為言蓋實有見於往例之不當廢耳除裏外兩河隄  
埽各工仍應照例每歲勘確詳估題修其太行五  
險隄修築事宜臣近于淮工夫役疏內已經會議  
題明應候部覆前疏請

旨遵行以垂永久可也部覆奉

旨是依議

河防疏畧

是年歸仁隄決水自翟壩古溝下灌諸湖江都瀕河田舍水深六七尺高寶則浸及城市月餘乃潰漕隄而東注興化墊焉

揚州府志

李昌祚漢陽人順治壬辰進士十六年由翰林任河北道叅議築堦陽隄以禦黃河濬廣濟渠以分沁水民賴其利

河南通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七年三月初十日部議據總河臣朱之錫疏稱歲修之制原以防一歲之伏秋濟本年之運事即據一歲之中車道狼窩所在必有徑寸不

修便可成患今前人預立結狀誰則敢任以後歲修工程相應照舊估修等因具題前來請

敕下河臣嚴行司道印捕等官照舊估修工完之日各官各具可保本年伏秋無虞印結同冊一併奏銷如有本年衝決即指名題叅以憑從重議處可也奉

旨依議

河南管河道治河檔案

姜天樞餘姚人順治中為工部郎中督視北河累年亢旱河渠不通山東諸泉亦竭總河束手無算天樞曰昔僉事江良材曾言導河注衛增一運道今獨不可借良材之議而反用之導衛注於河乎總河從其議而運道於是添設衛河主簿著為令

浙江通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開周橋淮水東下隄決自此州境水患不息

高郵州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年九月十九日總河朱之錫題為敬陳河漕事宜以速飛輓大計事竊惟我朝奠鼎燕京轉漕東南上供玉食下給百官六軍之需運河一綫悉仍明舊則凡所以利涉者自不得不一循舊章修明而謹守之也順治十三年以前河道多故糧運率遲自十四年迄今仰賴朝廷洪福幸漸免凍阻之患矣第有一二規制或自明季相沿或有日久弛廢尚須急為講求者臣謹徵考故籍為我皇上陳之一曰閘座運河臺莊以南臨清以北原無

閘座節宣每遇旱乾尤易淺閣者姑且勿論其臺莊以北臨清以南將及千里之內惟恃山東諸泉之水從石罅泥穴中尺疏寸導會流於南旺河渠分齊南北而南旺南距臺莊高一百二十尺北距臨清高九十尺其間或數十里置一閘或數里置一閘必上啓下閉互相灌輸方可浮運春夏之交雨澤愆期源枯流細更必倍費守候以漸積水然後盈漕否則建瓴之勢一瀉無餘舟膠而不可行也查會典一歲凡運糧及解送官物並官員軍民商賈等船到閘務積水至六七板方許開放若公差內外官員人等乘坐馬快船或站船緊急公務就於所在驛分給與馬驢過



去不許違例開閘進貢緊要不在此例又一欵凡閘  
惟進鮮船隻隨到隨開其餘務待積水若豪強擅開  
走洩水利及閘開不依幫次爭鬪者聽問官拿送管  
閘並巡河官究問因而閘壞船隻損失進貢物件及  
漂流官糧並傷人者各依律例從重問罪干礙豪勢  
官員叅奏究治而且附搭黃馬快船有禁貢鮮船隻  
夾帶有禁令甲森嚴歷歷可考即順治十三年十二  
月內工部題覆巡漕臣侯于唐申嚴閘座等事一  
疏內開閘座啓閉原關糧運務照舊例首先糧船次  
及官商等因亦經奉有依議嚴飭行之  
旨奈邇來官差船隻只顧一己速行之私罔念朝廷

京儲之重每到閘口輒聽船役喝令啓板么膺官夫  
稍有違拘則捶楚繼之積水既洩閘內糧船不免淺  
閣即使洩而復蓄亦不免加倍耽延甚或有隨帶貨  
船須水浮送則上閘應閉而不聽閉下閘當開而不  
容開年來爭競之端實由於此如是而欲責糧運之  
速行無滯是何異於却步而求其前也除臣屢示禁  
飭本年四月內具有據報題叅一疏並將搶閘緣  
由題請議飭外但往來滿漢官船絡繹如織河水非  
易舊典空存未免由而不察仰懇

睿鑒特賜

嚴旨申飭容臣衙門仍照舊例刊刻紅牌通行豎立各

開除緊急兵船暫應讓行外其餘官差船隻一體遵  
守隨漕啓放如有逼勒官夫開閘搶越洩水誤運者  
應拿究者照例問發應叅奏者擬實指參庶人心知  
警而漕法不廢此所宜講者一也 一曰船重運  
自過淮後經由黃運兩河抵通交納黃河逆水溜急  
運河源流細微必須船米輕便一律然後可銜尾速  
輓是以漕船名曰淺船各省漕糧共計四百萬石各  
衛所淺船舊額共計一萬二千餘隻查會典所開淺  
船頭稍底棧俱有定式龍口梁闊不過一丈深不過  
四尺內隆慶四年一款如糧船過淮驗烙之時查有  
船不如式者該管官員不分軍職有司一體叅奏又

一款將江北南京等積年損壞缺船行督糧道照依  
湖廣江西二省船式就於瓜儀設廠打造約載正耗  
米可五百石務要底平艙闊入水不深又漕運義單  
一款漕司及各該巡撫等官備查各總下漕船若干  
原缺若干補造若干現少若干嚴督各糧儲道催行  
該廠補造足額不許仍前僱覓民船及將損壞者補  
數派搭本幫以致船重難行如不足額照例叅奏即  
治河書內亦有閘河運船載正米不得過四百石入  
水深不得過六捺六捺者三尺也故船力勝米力水  
力勝船力若不務足船而徒搭運以省船河力安能  
運船而漕大困矣歸罪無源之河何益哉等語此皆

先年已試之法有可考據者也邇來惟江南山東河南船式米數不異往制江西湖廣浙江漕船梁頭闊至一丈六七尺深至七八尺不等空船入水已四五捺且又船數不足往往倍載票糧入水多至十捺以外如式船糧經過黃運兩河不難相連而進而一遇重船在黃河則合幫人夫逐船倒緯始得過溜在運河則守板蓄水集船起剥倍費日時一程間斷積而數程相距必遠在後船隻固被阻壓即前船之在下開者緣上開候水封閉過時無水下注亦不得停橈以待兩河之水勢猶昨而今昔之船米迥殊雖沿河各官凜遵 功令百計催趲亦豈能別有異術使

之飛渡哉除臣已會同總漕臣檄行各省糧道備查該省漕船因何打造不如淺式又因何缺船倍載不行補造某衛某所額船若干現缺若干今應作可補造議妥通詳以憑覈奪外但比年以來重運回空較之十三年以前為期雖早而該省船隻履行體式過重阻礙全漕江西一省尤多違例若不從長酌議誠恐將來必致貽悞合無請

敕該部查議飭行各省糧道遵照舊例漸次補造以備輓運庶舊制可復而全漕無阻此所宜謹者二也河漕事宜雖不止此而此二者實違事遲速之大關鍵也至於言新運者每責成於回空之早然又必自受

兌開幫以至過淮一一如期然後抵通上倉無所不  
早查會典開載重運抵通完糧屢經酌議初則九月  
為期嗣始移於六月即據最後一條大約自淮以北  
仍有三月水程而其間必先於冬兌冬開二月過淮  
之限預為嚴切者此可以見由先及後遲早相因之  
故矣况回空各船苟不至凍阻歲前自亦不難到次  
是又在訪省之受兌開幫力圖振作無致後時耳時  
已深秋轉盼新運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敕部速議具覆施行奉

旨該部議奏 部覆奉

旨依議

河防疏畧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年大水堤決七月初三日颶風大  
作湖水漲城市水湧丈餘有水怪色白長丈餘向東  
去壞漕船客船居民溺死無算

高郵州志

是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總河朱之錫題臣惟運河所  
憂在淺每歲春月例應築壩大挑而沙隨水至水落  
沙留遇有淺滯又復隨時撈濬臣勘督飭催不遺餘  
力如果有怠玩從事者自不惜以白簡嚴繩其後何  
敢少為寬假第聞河情形原與現成江河迥異其間  
瑣細曲折一端難竟臣姑言其入畧即如自上南旺  
以至臨清四百餘里地勢建瓴正是一脈水源歷二  
十一閘層次灌輸而後下接衛河惟當霖雨漲溢方

可通漕行舟每歲之間不過數日耳此外則必須閉板浮送下閘閉而上閘啓水微之時亦可使深下閘啓而上閘閉水旺之日亦不免受次必谷米一律啓閉隨漕而後船行無遲速之異又重運北上板宜常閉不宜輕啓回空南下板宜勤啓不宜久閉故必過淮過董如限而後無相值相妨之慮此雖神禹復出亦不能別有智巧出其範圍也今歲三春迄於孟夏天旱源微臣督司道等官南北疏通設法積水終覺艱澀及五月得雨之後于七月十二日止南漕並濟者共四千四百三十八隻然重運少遲回空自是不能甚早臣方昕夕徬徨不意尾船八百餘隻五月末

旬淮黃交漲淮郡之天妃閘水高溜湧致碍打放總漕臣林起龍就近駐督臣復親馳勘視六月末旬水勢少平多人牽挽倍費時日嗣於八月二十四日過董於九月初五日過濟臣慮南旺以北別無支流運河之水原以六捺為限尾船之後又有江漕二百餘隻船大倍載必致阻壓專委標營副將譚捷元尾催仍諭以設法起剥幸即於九月二十三日盡數過臨北止較之歷年自濟過臨之期原無遲滯但走時北來空艘陸續抵臨重運在上閉板蓄水下閘之水已洩上閘之水未來回空停待自是不免若欲洩水浮空又致淺阻重運是欲速而反遲矣惟是時序入冬

河水凝結回空亦不容緩臣于十月初一日兼程至  
臨幸重船出口既久 袍船兵船已相繼北去因  
思河內既無別船回空用水有限臣復申明  
上諭嚴禁阻擾通行各關勤啓少閉接濟下流下而仰  
賴 國家洪福重運過東臨而北今已卸完回空過  
東臨而南今盡過濟此可見因重運而積水因倍載  
而起剝皆遲河不得不然之勢而五月內 題報過  
淮各船究獲於萬難拮据之中挽遲爲速則河之未  
嘗淺阻固有不待繁詞而灼然易見者矣臣身親閱  
歷彼時情形實實如此職掌所關不得不具疏 題  
明仰祈

睿鑒奉

音護部知道

河防疏畧

聖祖仁皇帝康熙五年運河自儀真至淮多有淤塞冬  
月春初般駁甚艱總河按地親勘儀真界內朴樹灣  
西方寺五里鋪三處急需挑浚工費浩繁非淺夫所  
能勝任知縣何崇倫奉文不支官錢不行私派多方  
勸募人皆樂從浚之深通如故

儀真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六年決江都運河之露筋廟次年  
堵塞

淮安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七年六月飄風驟雨十日不止環城  
水高二丈城門堵塞鄉村飄淌死人民數萬城中號

哭震地墻宇多傾上聞遣官蠲賑冬遣大臣明珠等相視海口開天妃石碓白駒等閘毀白駒奸民閉閘碑舊制東下河屬南河統轄為閘水東去必入海口關係漕河宣洩非輕也近各場海口多廢不修其港口或為勢家所占而奸民營種隄外草場為稻田不利開閘過水是以各閘俱廢間有開口尚存閘板無有唯用土實填待下河水聚高興田畝盡行滄沒水漫范公隄然後挖開放水且河身間有淤淺則潴而不流是以下河窮民昏墊特甚今雖奉旨開放白駒諸閘而弊未盡除開不徹底時開時塞議於白駒場等處設河廳一員專司之上河水盛放閘

即徹底開放各場閘河始與漕河有濟

閘河舊名運河亦名東河亦名下河東抵

興化縣由縣直東入白駒劉莊二閘下海南入草堰小海丁溪等閘入海北入石碓天妃廟灣等閘入海白駒劉王小海草堰丁溪五場俱屬興化石碓天妃廟灣屬鹽城三十鹽場俱有海口洩運鹽河之水高郵州志

是年決江都運河之崇灣隄

淮安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八年周橋未閉清水潭決民田仍被

淹沒

高郵州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九年閏二月十九日部覆總督河道羅多疏稱黃運兩河衝決之處勢必用柳應如該督所請委官名色專管栽種若於栽柳之人三年後應授何項雜職應請

敕下吏部議覆等語查黃運兩河所栽之柳每歲果能

如該督疏內所定之疏成活者其栽柳之人三年後該督造冊咨部俟工部查明過戶部授以巡檢錄用可也奉

旨依議

河南管河道治河檔案 運河隄岸最宜栽柳一則取材埽料一則蔭蔽輓運故鼓勵栽柳尤當於運河著力

是年決清河縣運河之窩灣文華寺高郵州運河之

茶庵清水潭江都縣運河之東隄四淺

淮安府志

是年淮水大漲由翟壩入高郵湖民田淹沒殆盡

高郵州志

卷第百三十四

行水金鑑

卷第百三十五

運河水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年清口為黃水灌入裴家場志起油沙天妃閘底淤墊本年回空糧船不能進口乃於清河縣南腰鋪地方支河之連張福口者疏浚通舟由周家閘行 是年總河都御史王光裕親勘河患情形疏略云循天妃閘而下見黃流倒灌直入運河以天妃一閘不能下板漕河淤墊兩岸潰決查天妃閘內舊有五閘遞互啓閉以防灌淤今僅有二閘其閘俱廢今宜照舊基復建福興一閘啓一閉二再於秋冬大挑運河使深以復河身之舊部覆相應準其



復建福興一閘啓一閉二無得阻滯往來商民船隻  
先是康熙六年通政司經歷王時德上治水法未盡  
備疏內請復漕規閉天妃閘次午部覆濠可漕臣會  
疏稱天妃閘逼近黃淮難以啓閉又御史徐越屢疏  
言之至是光裕復疏言之

揚州府志

高郵鄉官王永吉修復天妃二閘議揭云竊照漕河  
閘座沿途建置甚多遇泉源枯涸則下板以待其盈  
若遇河流泛漲則亦下板或啓板以殺其怒總之權  
緩急酌盈虛故緯挽無澀滯之虞而舟楫鮮衝湯之  
患未有陟峻奔馳險惡艱危如淮安府境內天妃頭  
閘之甚者此閘南至清江浦十里北至清口不足二

三里口外正當黃淮交會之衝淮水東注黃水北來  
擁逼淮泗之水合併南下入口極猛宜其勢重而力  
大也每當水發之時閘水高四五尺或六七尺不等  
飛瀑怒濤驚魂奪魄下水放閘之船疾如飛鳥若墜  
深淵浮沉難定一入迴溜人船兩傷上水打閘之船  
頭稍倒豎難若登天水石相搏中流斷纜孟賁烏獲  
力無所施篙師長年都無人色鱗次河干日日屠宰  
羊豕演戲賽神繹絡奔走呼號拜跪雜沓爭先糜費  
金錢無算額設閘夫皆係積年地稅熟知水性放閘  
打閘俱能巧弄機關操人禍福取錢財除商民船  
隻每隻索銀若干方肯包管拽放外即如漕糧白糧

亦必預先講定每石索銀八釐一分不等積算通漕  
糜費金錢亦無算凡此股削之所膏總是掛欠之實  
數良可惜也稍不遂意絞關左右絕纜繫閘棍略  
顯神通磕撞立時粉碎漕糧白糧每年每幫定損數  
隻水手搶救剝船撈運盡是閘棍一黨獲利更多而  
軍民之性命身家遂斷送於此矣似此利害關係非  
小然與其懲創閘壘不如節宣水勢永吉停舟數日  
察閱情形乃知天妃閘之下直至清江浦纔有一閘  
此閘亦久不下板外河水高內河水低復無閘座關  
攔收束而蓄聚之建瓴直瀉安得不高低懸絕奔突  
而湍急乎查得山東之臨清州濟寧州揚州之瓜洲

儀真皆有石閘三座一閘灌滿纔放一閘閘板啓閉  
各有定規所以上水下水船隻平坦安穩不費氣力  
縱有閘棍不能恐嚇以取財也何獨天妃止有一閘  
心竊疑之及詢土人僉云先年原有天妃二閘基址  
在清江造沿直隸廠邊旁舊有月河一道此閘即在  
月河中間後因天時亢暵河水乾枯黃流徑入淮河  
泥沙淤墊從此月河湮塞而二閘遂廢矣繇此觀之  
前人制度原極精詳今日揣摩偶然暗合伏望台臺  
委官相度或即以清江閘爲三閘而於天妃清江兩  
閘適中地方添造天妃二閘抑或於清江閘改爲天  
妃二閘而於清江浦上下酌量遠近揀擇相應地方

另造清江一閘各置堅厚閘板設立閘官閘夫倣南北臨濟瓜儀成規以時啓閉但天妃頭閘之水平得一尺二尺則下水放閘與上水打閘十分之中省得四五分危險軍民商賈便無顛覆沉溺之憂不必乞靈於鬼神而閘棍雖奸刁亦無所用其巧矣一閘之費極多不過四五千金仍有舊閘廢石可以起用所費極省而所全最大况係修復閘座與創設閘座不同諒非格碍不可行之事也抑永吉尤有慮焉二閘或三閘下板則天妃閘內之河水固以蓄積而漸平但恐天妃閘外之河水亦以迂緩而漸漸滿西邊一帶月河隄岸單薄恐易潰決所當併議估計或加

椿板增闊培高抑或包砌石工用垂永久約計丈尺為數不多成功甚易此地最為黃淮要害平日亦當綢繆不宜滴水滲漏耳倘蒙采擇會計詳確即易會題漕運商旅百世永賴之矣

王鐵山疏議

是年淮水漲十餘日清水潭隄決田廬盡沒民多流

亡 高郵州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一年總河王光裕修寶應縣子嬰

黃浦永安等七閘是年水漕隄決 揚州府志

是年四月清水潭復決民饑 高郵州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二年總河王光裕自至江都芒稻河改造閘門迎金灣河建滾水壩於邵伯南 揚州府志

是年大水時修築清水潭西隄將竣復決田稼存者

無幾

高郵州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三年清水潭決口塞

寶應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四年決江都運河之邵伯

淮安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五年水浸揚屬漕隄殆不能支隨

即崩潰高郵之清水潭陸漫溝江都之大潭灣等處

共決三百餘丈殘缺不可勝數深及四五丈不等自

隄以東浩浩乎茫無際涯矣報聞

聖心惻然中夜徬徨憂不能釋特遣工部尚書冀如錫

戶部侍郎伊桑阿等親行相視訪究利病刻期奏報

罷河臣王光裕知安徽巡撫靳輔才移為總河都御

史 揚州府志

是年夏五月水發清水潭西隄再決及城南東隄上

下河俱淹

高郵州志

是年清水潭復決先是十四年有秋布政使慕天顏

題準災田成熟者三年後方起科納糧時官茲土者

以蠲租不便於已也謂田既涸出應改為本年起科

巡撫馬從其議委淮揚道副使黃桂踏勘是為十五

年五月也桂至興化鹽城方肆苛求會大霖雨清水

潭復決高郵江都東隄凡決數下處汪洋六百餘里

不獨涸田盡沒於水水且及民廬民繫舟屋用穿

瓦為穴出入其中耕牛無托足之地被災之慘是年

為最

寶應縣志 是年若不遭清水潭之復決馬黃二人將累民無已苛政不猛於水哉馬名祐滿洲人黃桂正黃旗人

是年五月高郵漕隄決興化水長以文計舟行市

中漂溺廬舍人畜無算

興化縣志

是年決山陽運河之山東廠淨土菴其高郵之清水潭塞而復決又決高郵城南小口三十餘處并江都之大潭灣四淺竹林寺邵伯等處

淮安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六年總河都御史靳輔疏稱運河自黃流內灌之後日墊日高今年八月內河底竟致乾涸隨閉隄挑浚因回空不能久待止量挑一二尺不等擬於明年立春後十日土凍方解時即行閉壩大挑總限百日完工其明年春運過淮之期必俟略

為展限臣擬四月初旬內完工開壩放船五月終可以盡數過淮嚴加催趕務於七月初旬盡催過臨不誤十七年回空以濟十八年之春運也

揚州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七年築江都漕隄以高郵清水潭決口深不可築更於湖中繞迴開河一道改築東西隄與舊隄相屬河成名曰永安河

揚州府志

是年又三月題為恭報先挑運河工程告竣等事奉旨覽卿奏挑浚山清等處運河完工開壩淮水已歸故道具見實心料理可嘉再大挑山清高寶江五州縣運河增築兩岸其決口三十二處並塞之十月疏報更改南運口十一月題為酌改運口等事部覆

奉

旨河道關係重大特簡靳輔專任一切修築事宜今該督以節省錢糧另開運口具題爾部不即準行議令伊桑阿等會議故為耽延殊屬不合這本內事情俱著照該督所奏行

靳文襄公治河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八年四月恭報清水潭決口工竣

日期奉

旨覽卿奏修築清水潭東西隄決口閉合龍門節省錢糧甚多具見殫心料理深為可嘉知道了該部知道

六月改置南運口於三汊河 大江以南各省漕運自瓜儀而北凡四百五十餘里至清江浦天妃閘以

入黃河此明臣平江伯陳瑄之所開也萬曆間河臣潘季馴以天妃閘直黃河故不免內灌因移運口於新莊閘以納清而避黃後亦以天妃名之非其改矣然其口距黃淮交會處不過二百丈黃水仍復內灌運河墊高年年挑浚無已兼以兩河滙合濛洄激蕩重運出口牽挽者每艘常七八百或至千人鳴金合噪窮日之力出口不過二三十艘而濁流奔赴直至高寶城下河水俱黃居民至澄汲以飲於是建閘置壩申啓閉之條嚴旨刻石除重運回空及貢鮮船隻放行外即閉壩攔黃凡官民商艇俱令盤壩往來夫閉壩之制不獨不便於民且空重往來之時仍不能

禁黃流之不入乃不得已之圖非不易之策也蓋因  
當時太山墩一帶及七里墩外皆森然巨浸舍新莊  
閘之外別無彼善於此之地地形水勢實限之以不  
得不然耳自黃河倒灌以來西北自白洋河于家岡  
一帶直接泗州東北自吳城張福口一帶直至武家  
墩卑窪者悉變為高原清口以內裴家場帥家莊爛  
泥淺周圍數十里凡墊成平陸之處臣挑引河四道  
淮水仍出清口是則黃流之灌在當時誠大為運河  
之害而在今則頗受其利矣何也清口兩岸墊高天  
然成隄黃淮不得交漫一利也太山墩上下洪濤盡  
涸而運河之地形愈加完固建閘置壩可以惟我之

所擇二利也清口之內橫亘灘洲淮盛則泗水滔滔  
北注淮弱則湖水常有所蓄以濟運而不至於盡洩  
即黃漲內乘亦限於灘洲而不得縱不久而淮水盛  
長即便抵回三利也因之譬之清口全淮之口也洪  
澤湖其腹也所挑裴家場帥家莊爛泥淺諸河則其  
咽喉而新莊閘河岸則其唇吻也夫以黃河之悍烈  
而運口出於唇吻之間宜其淺露而無庇徑直而受  
灌濟運之清淮反為濁黃之所抵而不得入也於是  
酌議拜疏移運口於爛泥淺之上自新莊閘之西南  
挑河一道至太平壩又自文華寺永濟河頭起挑河  
一道引而南經七里閘復轉而西南亦接之太平壩

俱達爛泥淺之引河內則兩渠並行互為月河以舒急溜而備不虞外則河渠離黃水交淮之處不下四五里又有裴家場帥家莊二水乘高迅注以為之外捍而爛泥淺一河分其十之二以佐運仍挾其十之八以射黃運艘之出清口譬若從咽喉而直吐即伏秋暴漲黃水不特不能內灌運河并難抵運口間遇東北風大作累日不止濁流乘之而風迴溜駛不旬日而停沙一刷無遺矣是以邇年以來重運過淮揚帆直上如歷坦途運河永無淤墊之虞淮民歲省挑浚之苦矣雖然旱澇不常湖水設有時而淺涸諸引河勢不能暢注而俱出則寧使裴家場之水斷流而

爛泥淺一道務須挑浚深寬毋或緩此而顧彼此則意外之虞不得不預為之籌者也。是年增挑南運

河起土加築兩岸隄

新文襄公治河書

是年開滾水壩於江都之鰍魚背

揚州府志

是年塞清小潭大決口山陽運河戚家橋隄工衝決

五十餘丈本年隨塞

淮安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九年水再置滾水壩於高郵城南

八里又置於寶應子嬰溝

揚州府志

是年淮水大漲七月朔南水關潰水入城闐闐往來

皆以舟楫壞民屋廬無算

高郵州志

是年大水漕隄決

興化縣志



是年創建山陽運河之鳳陽廠減水壩一座創挑阜河四十里以通北運

淮安府志

是年創建碭山毛城鋪大谷山宿遷攔馬河歸仁隄邳州運河東岸馬莊集減水壩十一座開阜河上接洙河通運又開張家莊通運口明萬曆三十一年總河李化龍開洙河行運自夏鎮達於直河口不由徐呂二洪避黃河之險者三百里漕運利之後直河口塞改行董口及董口復淤遂取道於駱馬湖由汪洋湖面西北行四十里始得溝河又二十餘里至窯灣口而接洙第駱馬湖本窯田也因明季黃河漫溢停積而成湖夏秋水發不碍行舟至冬春水涸其

淺處不流束楚且水面遼闊緯纜無所施每重運入口即役兵夫數萬於湖中撈浚浮送北上而所撈之渠不旋踵而汨沒於風浪之中年年畚鍤宿邑騷然苦之况黃河復故雨潦各有所歸湖水必致日涸且撈浚無所施實漕運咽喉之大虞矣查宿邑西北四十里阜河集其地溝渠斷續有舊淤河形一道若挑新濬舊因而通之可以上接洙河之委而下達於黃但啓土於沮洳之地爲力甚艱又南患黃河之逼北慮山左羣山之水不有隄防不可以行運乃揆測規畫即取水中之土以築水中之隄南起阜河口北達溫家溝水深之處挑水旱工共二千四百丈兩岸築

隄四千八百丈凡邳宿兩州縣舊河內一切漫流旁  
洩決口三十餘處盡行築塞又起自溫溝歷窯灣至  
邳境貓兒窩計四十里從無隄岸每山泉暴漲即一  
望滔天復兩岸築隄二萬七千丈然貓兒窩一帶為  
徐兗諸水之所注納水太盛則隄必傷故建減水大  
壩三座以洩之至如貓兒窩以上地亢土堅則空之  
而弗隄又貓兒窩以西至唐宋山三千餘丈乃霖霖  
暴漲之所從出入者則隄之蓋自阜河而上者無不  
治矣惟是下口直截黃河遇伏秋暴漲不無內灌之  
虞於是復加斟酌相得阜河迤東二十餘里張家莊  
其地形卑於阜河口者二尺餘而黃河上下水勢大

抵每里高低一寸自阜河至張家莊二十餘里黃水  
更低二尺餘內外水面高低相準乃復挑支河一道  
自阜河歷龍岡岔路口達之張莊出口蓋前此阜河  
出口如丁字形黃水自西而東阜河水自北而南兩  
溜相抵而不相比且黃強清弱故易灌今張莊之出  
口如人字形黃水與張莊口之水俱自西而東與溜  
相比而不相抵况又以阜河地高之水下注於二十  
餘里地卑之出口其迅流更足以抵黃也由是上則  
東省河流滔滔奔注常東本等之水於漕中而洩暴  
漲之水於壩外下則運口常通永無淤塞之慮矣  
張莊運口為阜河尾閘東通駱馬湖甚近若不堵塞

則阜河之水與湖水必半從此入黃中河之水必弱  
春初重運難行閉之則夏秋水發又恐內漲傷隄應  
將張莊口閉塞於其東建分水閘二座以減之尤恐  
異常靈潦如康熙十九年二十四年之水洶湧漫溢  
今河臣王新命倣東省坎河口壩之制堆積亂石為  
壩誠為深慮然尚虞宣洩不及當再建一平水大壩  
策方萬全但湖口一帶沙土鬆浮須於宿遷治西馬  
陵山址土堅處為之更自張莊順見行之河開複河  
一道經駱馬湖東至馬陵山接中河以行運而置見  
行之河以為月河洩水之地則往來船隻行不經壩  
可無掣舟之患兼以遠黃而備不虞此亦善後之計

勿以為過慮而忽之也 阜河運道自窯灣至吳家  
溝十餘里東西隄相去二三百丈地極卑下水一出  
岸即浩瀚滔天每東北風起西隄衝塌殆盡而西隄  
內外皆湖河沮洳無從取土修築甚難又河形彎曲  
一里數折濤挽者苦之蓋當時因大工屢興請帑已  
數百萬又正值軍興旁午故力圖節省但循河形而  
挑築故也今應於冬春之候窯灣口以上放水東入  
駱馬湖使涸出河底凡河道彎曲處皆挑直之即以  
所挑之土填築岸隄移西隄引近東隄俾兩岸相去  
不過五六十丈則河形漸束隄工無風浪之虞且重  
運飛輓亦易前矣

斯文襄公治河書 河防雜說云阜河一工建減水  
壩二座堵大小決口數十餘處內窯灣一口乃近年

通運之處也此工成於十九年之冬至二十年七月內黃流大漲頃刻淤一  
千餘丈不能通舟彼時紛紛議論俱欲折去窩灣埽臺仍由駱馬湖靳公力辨  
其非親督官弁兵丁人夫將淤墊處酌量挑挖丈餘黃水稍落清流隨出仍舊  
刷成大河矣蓋測探水勢知黃河由阜河口至駱馬湖口計程不過四十餘里  
而阜河黃水較之駱馬湖口黃水實高三尺其阜河運口有淤墊之患者良由  
清水之長以漸而增而黃河則每陡長數尺方黃水陡長之時而清水不長  
則黃流自是倒灌一經倒灌則淤墊立見也應將阜河口攔黃壩暫行閉斷另  
於阜河迤東歷龍岡岔路口至張家莊止挑新河三千餘丈使出阜河石礮之  
消冰由此新河內行至張家莊歸入黃河是為張莊運口二十二年九月內黃  
水忽從龍岡漫入新河又復淤阻隨於石礮添築攔黃壩一道弗使黃水內灌  
一面設法疏通不過旬餘而新河水仍暢行矣然新河之南應築隨河大  
隄三千餘丈以攔黃漲此工若成新河可恃以不淤而運道永無阻滯矣

康熙七年以前糧艘抵宿遷率從董口北達自董口  
淤塞之後遂取道於駱馬一湖特是湖底淺澀土性  
塗爛篙師率謝技殫力且水面遼廣緯纜復無所施  
於是銜尾者膠濘不得前每逐艘挑挖舁送宿邑騷  
然猶慄慄以滯運懼靳公毅然救其弊因創開阜河

四十餘里以達之然其地沮洳取土既匪易又北受  
山左諸山之水慮不支且南接黃流亦有內灌之慮  
公又為之揆測規畫取水中之土即築水中之是而  
束水有藉備減水之區以防山水之至而洩漲有賴  
然阜河之口直接黃水則遇黃漲時必有內灌沙澱  
之虞公又細測地形灼見自阜河迤東至張莊路僅  
二十里許乃阜河之北高三尺張莊之北阜三尺即  
黃河迤東高阜之數亦同於是將阜河通黃之口竟  
行堵塞而於阜河迤東復開新河一道直達張莊以  
阜河地高之清水下注於地卑之張莊出口夫然後  
清水常強足以敵黃俾黃水永無倒灌之虞五年以

來飛輓迅利而地方寧息軍民實慶永賴云

淮安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年增置高郵南北滾水壩前後增置凡八座壩口二三十丈不等對壩皆開越河以防舟行之險凡舊隄險要處皆更以石

揚州府志

是年創建寶應子嬰溝高郵永平港南關八里鋪柏家墩江都鰍魚口減水壩共六座改建高郵五里鋪車邏港減水壩二座

靳文襄公治河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總河靳輔至京陛見

上問已見黃河輔回奏河工最是艱難但人事既盡亦無不可成之功即如清水潭從前屢塞屢決臣為避深就淺

之計越湖築隄駱馬湖淺澀不通臣相度地形水勢改挑阜河別開運道彼時大小屬官皆以為創行新建相顧畏懼臣一力擔任示以必可成之理即有後累不以相及究竟清水潭築成阜河開通此皆人力既盡無不可成之明驗也

餘語俱見黃河靳文襄公治河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二年大修兩河各隄工告竣奉旨將他勢稍卑之處再行增高并遠年舊隄悉為加築完固前此經理案內之邳宿二州縣北運河兩岸隄工山清高寶江五州縣南運河兩岸隄工以及黃河兩岸高堰一帶濱湖隄工俱經築竣靳公陛見後復俞善後之請發帑增築前工之稍卑者更加築遠年

舊隄建邵伯南減水壩以為萬全之計云

淮安府志

是年兩河會歸故道

斯文襄公治河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三年重挑金灣人字河

揚州府志

是年建惠濟閘在馬頭東南七里溝舊名通濟閘明  
嘉靖年建引淮水以達漕運後以河水南侵閘底淤  
墊至是新鑿漕河於迤南三里更建閘座為新運口  
閘名惠濟今現行漕

清河縣志

是年九月二十七日總河靳輔題山清高寶一帶運  
河先因淮水微弱黃流倒灌臣將歸仁隄官路河空  
開放水歸河助淮嗣此淮流亦漲運河仍係清水高  
堰湖水九月方長較去年更高尺餘亦賴減水壩宣

洩不致漫隄奉

旨該部知道

河防志

是年冬

聖祖仁皇帝南巡

駐蹕紅花埠侍衛趙昌傳

諭總河靳輔進問高寶興泰一帶下河為何積水不去  
臣輔回奏高寶興泰是窪下之區如同釜底向來河  
道淤塞是以下雨積水并減壩洩下之水一時難去  
又問開挑下河工程要費多少錢糧臣輔回奏當日因  
科臣許承宣條陳臣照議曾估計過約用錢糧一百  
多萬但臣一時不敢輕議况費錢糧甚多或用民夫

開挑方可節省國帑

上又問若用民夫挑浚幾時可以完工臣輔奏必得十餘年方可告成

上云太遲若到十年知道將來河道如何不若仍動錢糧速興工爲是如今科道見有條陳帶在此間要問爾臣輔奏下河工程臣還細細看明方敢具題 十一月初六日吏部尚書伊桑阿等奉

上面諭朕車駕南巡省民疾苦路經高郵寶應等處見民廬舍田疇被水淹沒朕心深爲軫念訪問其故具悉梗槩高寶等處湖水下流原有海口以年久沙淤遂致壅塞今將入海故道浚治疏流可免水患自是往還每

念及此不忍於懷此一方生靈必圖拯濟安全咸使得所始稱朕意爾同工部尚書薩穆哈往被水災州縣逐一詳勘期於旬日內覆奏務期濟民除患總有經費在所不惜爾等體朕至意速行 初九日

上回鑾至淮安

問云河道情形我俱詳細曉得只是下河之水因無去路民田尚然淹著該得開浚這工程爾可兼任得麼臣輔奏臣加修工程未完况歲修險工甚多臣不能兼顧

又問另委人做使得否臣輔奏極好  
駕至天妃閣

問云天妃閘這樣險何不再造一閘分殺水勢臣輔奏  
已建有七里閘一座

駕至七里閘口

上云這閘造得有理連聲稱好

上見運口新閘

問云這閘是為何而造臣輔奏臣恐黃水大漲天妃閘  
不能承當所以又造這清水閘東水專為天妃閘而  
設的

又問建了此閘天妃閘雖好了此閘水勢難行何不也  
造兩座臣輔奏再造一座果然極好只是多費錢糧  
又問添這一閘要費多少銀子臣輔奏要費二萬多銀

子

上云於往來船隻有益就費二萬兩也罷了又奉

上諭云今年黃水倒灌運河不可為訓爾須酌一治安

之策令永不倒灌

斯文襄公治河書

許承宣議復五塘舊制

上命督撫河漕鹽諸臣會勘時司馬原具有挑浚海口  
之議祇以帑費不貲故未及舉行至是

上面諭吏部尚書伊桑阿等於是帶領淮安府知府高  
成美前往泰州興化鹽城等處一一勘明十一月十  
八日回奏二十八日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具奏

淮安府志



十二月朔六日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得吏部尚書伊  
桑阿等疏稱臣等祇遵

上諭將興化鹽城等州縣海口詳勘得山陽寶應高郵  
江都泰州興化鹽城等州縣之水原從車路河白途  
河等處流入運鹽串場河出白駒場丁溪場草堰場  
劉莊場等十餘口由苦水洋鬪龍港信陽港廟灣入  
海今因年久車路等河串場河及各場出口俱被沙  
土淤淺比高郵興化等處河身反高以故水雖仍流  
而蓄水不能出口今將減水壩一帶運河水口決濬  
導流將會流串場河之車路等河及串場河白駒丁  
溪草堰場等口俱挑濬深闊引高郵等州縣濬水入

海庶永免水患生民得以樂業矣等因具題前來查  
得高郵寶應等處因水漲漫將民廬舍田疇淹沒是  
以

皇上軫念將錢糧盡行蠲免復屢次賑濟窮民今

皇上巡幸見民廬舍田疇被水淹沒深為軫卹

特旨差大臣將被水患州縣並入海舊河逐一確勘不  
惜經費務期挑浚下流令被災億萬窮民盡復產業  
涸田得以耕種使其得以永安雖堯舜如天之仁不  
是過也相應將河挑浚以濟生民又查總河靳輔管  
河各官治河年久熟識地方形勢水性應令總河靳  
輔親往車路等河并串場河白駒丁溪草堰場等口

派一確勘作何挑浚深闊使高郵等州縣減水壩一帶運河水口引流入海其所用錢糧細數造冊具題到日工部確議具覆至興工之日若見任官員不足該督題請可也奉

旨靳輔見在督理黃河隄岸又令兼理海口必致兩誤且黃河海口係在兩處應另差官督理著再確議具奏部議將安徽按察使于成龍差出專責料理高寶等處下河事務具題奉

旨依議

河防志

